

有正味齋駢體文

有正味齋駢體文卷二十一

錢塘 吳錫麒 聖徵

論

友論

我知之矣暢飛暢舞之場千金萬金之壽名爐畫熱華燈夕張
雕俎勝乎蘭羞金尊湛其蜜醴卷衣之女有過乎三千下籍之
錢更加乎十萬傲北海之常滿忘東方之漸高若是者謂之富
交扶風豪士五陵少年馬埒鋪銅鶴裘裹雪結客之金瀉水照
人之騰生秋苔玉札以百面酬寶劍於一諾氣求聲應川泳雲
飛生墓相如之名死傍要離之家若是者謂之俠交至於輪與
似水冠蓋如雲三枝檠戟之門二等金釭之第華柔貢其顏色
較多逞其諧談借片羽將以升九霄附一毛可以翔千里遂有

馮讎市義毛遂爭盟侯鯖合而王氏歡關雞鳴而田文脫所謂
炙火不知熱倚冰不知寒者若是者謂之勢交夫恃富者忘家
任俠者忘身竊勢者并至忘國夫子之門何雜比人之匪終凶
凡此三端實同一轍風其吹女賦能汚人此翟公所以榜羅雀
之門劉生所以廣絕交之論也若夫總角從師十年講學檢冬
書而拾蠹披暑草而搜螢硯席必與借出入必與共似乎晨夕
相思不迷乎風雨華實異用均贊於韋弦何以口舌偶愆膠漆
立泮談性天者詆諆乎高密習訓詁者訾議乎新安門上之莠
未除室中之戈已起憤言騰于酒座詈吻肆於賓筵學問之交
亦如是乎且夫長虬遇困而泥蟠喬木經冬而霜肅則或場衣
而出含菽相過打頭之屋難申揚腹之談不輟方謂升沉有命
顯晦何常他時富貴之遭無忘車笠之約豈知雲泥路絕齒涸

花分嗟采蔡之傷根將墜非而下石雲雨倏忽翻覆之手可成
日月變遷炎涼之態難隱惟見揚眉高視袖手無言似半面之
乍逢無一毛之可落貧賤之交又何恃乎由前而論則如彼由
後而觀則如此然則出門而求有功伐木而想鳴鳥將欲遊玉
質之無玷守金心之在中者不其難哉不知臨世濯足履綦乎
仁義之途希古振纓繩踐於道德之路清暉接于竹柏冥契合
於苔岑則觀其面可以見其心喻於水而不汨於醴吾見邪交
歇正交興嗜欲無所紛始末無所異其進也道自應乎雲龍其
退也德亦符乎霧豹求開徑之三益計樹人之百年莫不芬若
椒蘭歡如親戚衡宇相對則褰裳就之樵蘇不費則清談而已
其或巖壑肆志江湖窮年視宇宙爲匡居總古今於密席浩浩
乎落落乎泉石證其性情蟲鳥通其言語高山如面知已晤子

一琴良醞可懷新詩酬之十斗情往如贈興來若答無悔無悶與之終身

務本論

夫三農乃不涸之倉五穀爲司命之本古帝王翹勸稼政密勿田功展器授方順時覘土誠重之也誠急之也而况升才則蒸我髦士肄武則登之戎行澤耒耜以詩書起丁男於饒饒徽徽乎撥文奮武孰不從田閒來哉自宋俗趨華流風日靡策堅驅良而未足勞聲嘒味以相誇利必折乎私毫市且運其夏屋矯矯佩牛之俗翩翩騎鶴之遊大富無涯多錢善賈鄉名實主庫號長生曾無耕種之勞已倍田疇之獲或鬻良而雜沽或踏財而役貧還末者日多力田者日少語云一夫不耕或受之飢言墮本也又况畫卯爭工雕新闢巧竭數農夫之力不足供一富

室之幾乎今夫朝華炫采權假日以餘樂冬葉耀霜倏經風而
告隕是以奢侈之禍甚於天災高明之家終爲鬼瞰每見淫人
恃富貪吏爭賦木被綺羅谷量牛馬其子弟皆珠服而玉饌其
僕從亦怒馬而解車開多怨之門蹈厚亡之咎懷璧其罪有齒
自焚迨至罄龜無腹而難鑽鯨鮓肤沙而求活然後知繭單之
駕勝于駿驟之齊驥也短絀之衣勝於組繡之藩飾也是以淵
明作賦多說田園汜勝成書惟言種殖當其塵身從事稅衣就
工梓少把土而不以爲勞擊壤除田而每憂其晚鶴頭健龍
骨車忙人自敏其播琴室何憂乎懸磬及夫三時不言萬寶畢
登宿乘停滯餘糧棲畝夕照則稍堆香雪西風則却承聲喧相
與撈蘆渚之鰕漉茅柴之酒引觴嗚噍屢舞喧噉稀有往來生
無離別草屋低而竹籬短布衣暖而秬飯香以視爲名利之奴

競錐刀之末者欣戚異情榮悴殊致則守忠信以爲寶與孝弟而
同科夫是以純固敦龐而財用豐殖也然亦賴長民之吏司牧之
大夫驅游食之民警惰游之習賜巨觴以示賞宣木鐸以趨功
如馮伉若諭蒙耆而民知蠶種如祭癸爲好農使而田不污萊與
其栽一縣之花不若課千畦之稻與其擁黃袖之被不若行綠野
之春而或且賦稅橫征差科滋擾以至剜肉無補瘡之計催租餘
照水之癩不懼沒民之生儼然居民之上以規爲頂又何誅焉方
今

聖主同天稼穡惟實上辛祈穀小邛斂耕若墜之惻每勤如傷
之念加軫

一人創於上而吏承於下人興雨穗之謠家有千箱之樂微生
身游

化字家授農書既叨耳筆之榮得遂歸耕之樂所願拓宮牛臥
買山一區肆地母之經補齊民之術流連耕鑿歌詠太平自號
場師略言田意惟冀芻蕘可采不以老生常談而棄之亦厚幸
也夫

韓信論

夫震主必危之說明哲皆知感恩効死之心豪士所重以信之
智能料敵兵出如神卒之溼灑藏弓身糜農牧者何哉誠以解
推之德背之不祥而菹醢之誅甘之勿悔也故其未遇也浮沉
下里落魄郵亭蒙野人與塊之羞有邱嫂毘羹之憾蛟龍失水
刀劍埋沙桑下餓人仰首山之食廬中窮士割漁父之餐當其
時漂母一飯之高情卽淮陰千秋之知己也旣而策窮說項志
在依劉延頸希伯樂之知無人於穆公之側蒼黃失主亡命行

開湯火居心逃生鑽下連敖一試都尉再官低首未能脫身欲
走自分森森駿骨合葬青山嫋嫋魚竿終淪白水矣而乃丞相
追亡赤燁方怒列星拱北上將先明漢王從諫若轉圜用賢如
不及遂舉全師而相授不顧一軍之皆驚以國士之無雙策雄
關之百二以大將之壇坫開全漢之山河聲名動一日之申放
鼓耀九天之上其任不可謂不重矣其遇不可謂不榮矣於是
首振奇兵先飛嚙矢驅市人而使戰命裨將以傳發鳴鼓地中
乘木罌而竟波置人壁後樹赤幟以無聲用以鳧藻戎行臯牢
豪傑然後北首燕路西以榮陽東定臨淄南會垓下指無不剋
來卽受降遂使蟲沙化穆滿之軍肩髀起蚩尤之家凡所以立
臣之功者皆所以報漢之德也何意譚言交作厚誼不終表東
海之風遠煩躡足田江雨之夢創爲僞遊計旣定乎良平位乃

辱之絳灌信無負德漢實寡恩迨至爰書成執手之言鍾室作
酬功之地蓋欲逞野雞之壽而先及於臣必有人能之心而後
動於惡不待乘輿之返先爲三族之夷此臣忘也論者謂謝病
之旨舛望旣明奉敎之詞或非無據不知識時務者爲俊傑共
大事者必英雄向使利果滑心貴貧相背則當據淮泗之要擁
甲兵之強從阪上以走虜使渠爛於有睹局分鼎足人奉真王
正不特狗未可烹亦未知鹿死誰手何至假精兵於異地托心
事於虜夫設計未成剗腸已及爲天下所僂笑也哉論者又謂
人臣不貳君親無將信也心已奪於先入之言機乃動於臨終
之悔不知彼婦之口職爲厲階穰公之瑜實爲陰禍信之憾亦
憾爲女子所賣耳果使天威不測臣罪當誅卽或怒欲生疇寬
將飛雪寧齒吳庭之劍敢彎柱伯之弓而况半世飄零十年知

遇豈有壺漿之惠報以千金而卵翼之恩視同一映畜乎大抵
史臣附會每過深文晉黨平反要持公論淮陰之不反實可以
理信之惟陰之不能不怨又可以情度之若漢高者征伐威於
天下而殺戮聽之婦人至於大風之歌興思猛士安劉之策待
之絳侯未嘗不悟呂氏之恣睢而致功臣之飲恨也然而晚矣

光武論

在昔王莽之世天地睢刺黎民繹騷一人之賢已盈九州之禍
且亟凡有軍張漢職人冒劉宗者莫不逐鹿相爭揭竿並起龍
聲紫色先効其驅除鬼火狐鳴各雄其嘯聚而帝乃乘元二之
厄應赤九之符兵聚平林馬收新野號召羣漢隸為因頑難軍
容未耀於南都而逆首已傳於宛下讀史者既夫昆陽雷雨屋
瓦皆飛漢官威儀父老垂涕未嘗不歎天心之克竺人意之或

歸王者之徵有天下之券也今夫龍奮大澤因疾雷而上天雲
起泰山不崇朝而徧雨似乎聖人受命萬國同風固宜易若撥
麤疾于卷籜而乃馳驅河北經略關西辛苦累年爲與自賊天
下得其三三圖讖徵乎四七猶必待邯鄲之捷受蒲水之降令
反側而皆安度本根之旣固然後徐窺關前直挾藩籬寧王陳
毋野之師前戈已倒沛公受霸上之璽白馬前迎坐撫中原手
平大敵兵無血刃士有讙呼凡幾經馬上之勤勞莫非由平生
之慎重也故卽子陽竊帝季孟自王每騰隴蜀之書曲示丹青
之信方欲滅烽邊障似伯靈臺雖洞此虜於目中且置二子於
度外乃自蹇人肆上天之志井蛙逞吞海之心徒令項蹶悲伊
橫來招汝卒之精兵臨於坻上羣帥會於巴中一丸之泥封函
谷而莫及八公之子號成家而未由瓦解冰消鳥飛獸走秦一

統而歸真主總六合而正皇畿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夫靈祇保
綏顯命也沉幾先物內心也承炳若之休運廓如之量恢復疆
宇茂育羣生若徒惜赤氣於春陵祠白衣于下博謂之天授於
人事何稽焉故觀其親提義旅從事戎旃雍容長者之風颯爽
真人之氣雖以寡敵衆而景附者雲從雖以弱禦強而威攝者
蟻伏任一心之灑落感泣降人間二帝之遨遊笑迎說客積誠
而後動衆決策而後行師討本引綱高掌遠蹕陣擁虎牙之將
甲齊熊耳之山嗚呼盛矣迨至明堂祀天清廟格祖上膺乾籙
重廓皇綱萬里消塵四方無事修明禮樂則有淑世之功輯睦
宗蕃則有睦族之化釐舉政事則有宵旰之勤薦禮賢才則有
吐握之美訟獄哀而生齒盛學校建而經術明究治亂之幾講
因革之要一生以息民爲主天下撻柔道而行赤制延乎將衰

炎精挽於既絕古今來中興之主誠未有如帝之盛者也顧或謂百倂以敘勲賢三公以資弼亮是故安劉必勃輔幼惟光卒能再造元蕢用寧區宇若帝志存矯枉鑿在懲前酬功假恩澤之俟優秩杜風雲之路致使末流不振喬木安求德陽擁立干中官清河擯落于外戚其本之終撥者亦由人之云亡也不知昨繼明章道同文景王陵以後非若所知與其薙醢功臣誅夷壯士何如釋甲于坐談之頃解兵于杯酒之間富貴而歸故鄉功名以終韓商臣之幸也若何尤乎大抵帝寬能容泉而英察要足以馭之哲在知人而渾厚反足以綏之故雄才大略而不顯其奇兼容并包而若忘其大雖其誕鷹景命早應靈徵往往專信緯書過尊內學鄙南告帝稱述卯金司空命官附會元武是其偏也又或總攬庶機刻繩吏治未免位虛鼎輔權重有司

然君房入朝而寬大之詔下長孫建議而督察之令除以關仁讓之闢以開塞晏之化日月之食何得而譏故不特開心見誠同符高祖而經朝庇野治具畢張蓋彬彬乎質有其文謂與三代同風可也

吳蜀論

慨自蒙孫委馭神器弛維海水羣飛攬槍橫掃當塗假黃家之私讖攘赤帝之遺羣虎踞中原龍爭六合鄙句吳爲阻穴陋庸蜀以鳥窠幾欲刷馬洞庭洗兵劔閣逞鯨吐之氣成席卷之形而乃宙合無期鼎分已定一則經營吳會一則締造巴渝以地論之似蜀隘而吳張以勢觀之實蜀強而吳弱也蓋吳藉父兄之資據三江之勝江湖有繞帶之固東南稱厥產之饒煮海爲鹽使船若馬家藏鶴膝戶習犀渠乃西取石陽而無功東攻合

肥而輒敗曾不念腹心可結唇齒相依而爐火乞憐珍滋効貢
徒灑都亭之泣紫明九錫之儀迨其後誘王陵於阜陵譎曹休
於皖口狐自埋而自掘鼠一却而一前貽誚辱王虛張韓氣策
遼東而見佞竊帝號以自娛祇強顏耳曷足貴乎若夫蜀則不
然方火井之再炎以宗枝而繼統君臣一德魚水交歡申正論
以折強鄰慨偏安而圖王業馬谷燒而夏侯見馘矣樊城溢而
于禁之降矣摧張郃於木門走王經于洮水嬰兵如虎漢將皆
飛當雲長威震之時則阿瞞有徙許都之議及諸葛師興之日
則司馬且甘巾幗之羞借雞肋以解嘲竭智囊而莫敵此豈異
人之所能希其萬一哉而且三年息士五月渡瀘兵法攻心與
圖在掌必南人之不反斯北伐之無虞迨至深入不毛直窮狡
屈三接三捷七縱七擒封函谷以泥丸鎮交州以銅柱然後屯

兵渭水決勝中原蛇鳥圖開風雲氣肅果臥龍之不死問殺戮
其安飛奈何籌筆云勞鞠躬告瘁方憂食少遠見星流嗚呼天
哉或者謂武鄉州謝不少朝賢于壘森嚴可安陛制何以未見
銅蛇之埋棘早先紫蓋而入朝乎不知魏賊內訌朱儒是使引
巫鬼而入室同燕雀之處堂語夫斫石之悲固非用兵之罪矣
且其時閣道雖已不支綿竹縱然喪旅然姜張方乘其後羅霍
各保其隅倘使天命果長王靈勿替安知鄧艾之不先就檻鍾
會之不遽還師乎奈何謀創譙周書騰卻正騾車旣駕肉袒何
辭不歸望帝之魂竟作降王之長陞其笑矣又何譏焉或又謂
未造不綱無庸深論乃當其先氣可吞乎許下而兵屢屈于江
東抑又何也不知南郡受師釁由叛將种歸致跌禍起憤兵勝
負之常國家何害所惜孫郎閣主阿蒙下材但逞狡謀不知遠

略棄同舟之好忘歸妹之盟以致彊敵生心老奸得志始則假
步以肆楚繼乃滅虢而及虢至於鐵鎖江沉石頭風何難回戀
此間之樂倍率輸歸命之誠此則東吳王孫可不必致請於西
蜀公子也

李泌論

從來審機定國莫先根本之圖竭志効忠最難骨肉之際是以
淮陰決策傅檄三秦留侯定儲借榮四皓蓋腹心既據全局之
勢可收羽翼已成偏衣之禍斯絕君子觀范陽之計畫國本之
維持未嘗不歎鄴侯利天下之心安宗社之計其道甚大而惟
其有用有不用爲可惜也當是時漁陽鑿鼓動地北來蜀道青
驪蒙塵西去淋鈴響雨烽火燒雲望車駕于馬嵬拜冕旒於靈
武固已洞觀地勢熟察時機果使光弼出自太原子儀來從馮

翊精兵四集庸調齊行首尾互爲救援南北競相犄角斷阿鞬山之臂掃曳落河之鋒則露布歡呼送頭願於萬里風聲破駭化蟲沙之一軍豈不迅復兩京早歸故鼎而乃因頓接踵戰鬪頻年虎據龍爭瓜分豆剖皇居重奠未上中興之書帝制自爲卒成方鎮之禍失要著于樹雞局裏隱女戎于戰士衣邊其咎在用人非司晨賈帝之以規爲瑱也然而莘野不忘乎斯世東山實繫乎蒼生以故垂老憂勦累朝匡濟塞貨賄之路抑嬖倖之權申喙于羣口之場批鱗于九重之上寶鞍杜籠監面除姦善回紇而和戎之利行絕吐蕃而割地之議息府兵可復成資趙過之用運道新開如築李冰之堰乃知天生李晟本以爲唐敵拜令公呼之爲父至德之後鼎足而三矣且夫攘獠應兆禍啟十晉姬掘蠶飛譟獄成于趙虜自古青宮失恃亦吾生矣往往

搆申生之災致戾園之愆故貞觀賢而承乾廢開元盛而子模
誅讓非相乘厖涼莫救而郭侯始值肅宗之昏聞繼當德廟之
猜疑卒使少海安瀾前星朗照黃臺摘瓜之唱天子改容紫殿
抽多之爭老臣流涕蓋諫之不入則以理折之意之既回則以
精勸之故能上迥無驚黃離元吉嚴子陵足方加腹欵語周旋
安金藏刀可剖心孤忠激烈非其誠積於中而義形于色亦安
能如此哉論者謂旌別淑慝大臣之權登崇峻良彖宰之職何
以浮虛若房瑄而救之於前峭刻若竇參而進之于後豈褚稱
殷浩但慕風流亮任李平遂忘鱗甲乎不知詩論或繼其小眚
而君子宜衡其大端觀其慷慨論人幽潛訪士察韓滉而保之
百口識陽城而起自中條迨至暹米船來軍士齊呼萬歲辨姦
疏上武臣亦賈太平可謂得延攬之真才并當受薦賢之上賞

也論者又謂身膺朝寄何慕乎神仙志在民瘼散齋乎泉石何
以棲蹤鬼谷遁跡衡山遽裁隱士之衣有慕上真之訣豈致身
仕宦必爭徑於終南受箴鬼神將備問于宣室乎不知功成思
退履滿憂危鷗夷本有託而逃巢由非買山而隱不過藉烟霞
之夙好明淡泊之未懷河上丈人曹相且傳師法穀城黃石子
房亦奉專祠固不得比方士之荒唐例靈壇之愴悅謂好奇而
溺志不略跡而原心也獨是進退每窮於遇浮沉莫盡其才方
築蓬萊之居旋匿少游之所既召之於政府復移刺于澧州倏
去倏來三仕三已家傳過于附會史臣多有詆譏而要之任軍
國之憂荷宗祊之重著勲名于當世炳事業於千秋跡其本末
不渝出處無愧松枝隱背依然一个山人芋火開爐領取十年
宰相雖其遭際之不常不已身名之俱泰哉

岳飛論

假使金牌不召踴躍行兵赤幟高張縱橫殺敵則軍聲雷動呼
蒼兕以渡河鏡吹風清抵黃龍而痛飲洗中原之恥雪齊平壤
收再造之功烽塵淨掃返江山於大宋慰父老於長安玉帛再
來銅駝無恙豈不功名赫赫臣主俱榮也哉又使龍門未舉鵬
翅不張精忠之褒無聞於廊廟中興之委莫罄乎腹心但畜豫
讓以衆人不識真卿爲何狀則麻衣歸葬可以棲遯墨經從戎
曾無教迫雖使志存恢復心在戎行而不逢知己以酬恩豈得
謂武臣之惜死乎雖然士以璞貴匪刑則光采終韜蘭以膏珍
不煎則馨香不烈是以碧三年之血慘結萋宏雪八月之濤怒
生伍相淮陰鐘室負呼天莫白之冤解律涼風餘剗地難除之
恨古今同慨豪傑爲多從未有補已缺之金甌論功行戮反將

消之玉弩爲敵報讐如斯之大甚者也當是時南渡倉黃主臣
失措北盟怵迫家國傷心僅邀泥馬之靈小據金牛之勝夢兩
宮之瓊珮雪虐風饑盡一角之煙雲山殘水賸使果憤思克敵
慨念蒙塵方將出竈上而騷除誓軍中而架入而乃書傳半臂
歸杜宇以何年地換斜陽付黍離於一歎自限龜茲之國竟忘
賀首之仇誠以曳等青衣晉主不聞返國而迎須精騎唐宗未
免移宮與其奏雙勝之環不若定偏安之局與其遣奉迎之使
不若修望祭之儀而猶有議欲敗和力求勦敵者卽未招衆論
之排固已爲一人所忌也已而况檜樹之玉枝早茁秦城之王
氣方興心可格天同獻二郎之土頭能壓日全埋五國之春觀
其議自柳林歸從漣水彼旣收之掌上我乃墮其術中妖星入
奴僕之宮靜霧起平章之筆古未有虜王在上而奸人不竊柄

其間古未有權臣在朝而大將能立功於外一旦環稱主賜施
促軍還空勞豪傑之向風徒恨書生之叩馬城燒赤舌野哭蒼
生蓋自畫淮之議旣成而中原之地不返矣論者謂出郊不復
內御闕外制自將軍苟利國家仁軌之所以降百濟也力陳兵
狀子公之所以斬郵支也當日者勵背寇之卒策赴義之軍亦
何難星掃檣摧風馳驟脫不知君言不宿臣罪當誅匪特不敢
以昭昭天日之心稍違其矯矯風雲之氣而且兩軍先解二帥
方歸已奪外援難爲孤注使螯弧莫靡於城上而屬饑旱賜于
軍前功之不成忠將安在是以拊心河洛寧盡棄其前功唾手
燕雲且徐圖大後效此固事君之誠也抑亦揆幾之哲也無如
蠅營未已蝸階難防鬼獍藍面而元老亡鳩唱白浮而長城壞
誠以飛一日不死則和議必不成飛一日在朝則己身終莫保

不知其玷相視若讐天縱壽於一臬市交譁乎三虎復有雕兒
統制貝錦潛昌冲正先生化農相燭亭上之風波橫起獄中之
白日孤沉三字鋤忠一身報國遂使酌平安之酒強敵歡呼跨
偃蹇之驢老臣涕泣嗚呼痛哉然而北寺從容曾無抱恨南枝
森竦終不扞君共愛壻以同歸合佳兒爲一傳節義昭乎史冊
忠孝聚於門庭銀瓶井邊黯黯女貞之樹金陀坊裏淒淒家難
之書罄地皆悲額天斯應迄今祠堂耀於巖戶碑碣映乎山樾
以視借木分骸將銅鑄臭者朝廷改謚且申既往之誅孫子捐
軀莫幹從前之蠱彼乃貽羞於萬口斯亦何憾於九泉古所謂
殺身以成仁者其是之謂乎然則公之死雖實恨於烟霞公之
烈自爭光於日月矣

宦官論

昔周禮設閹人之職秦風稱
人之令宦者之興問之古矣然
不過謹司灑掃脩役掖庭號為
中官無與外事乃自齊桓九合
之烈師漏於多魚秦二世之威
權移于指鹿傾軛莫救覆轍
相循齶牙發機城狐益肆貝錦
交織市虎滋疑病隱中乎憐同
勢且危乎社稷在薰香巷職罪
又何誅而特怪乎用之者之迷
而不悟也其故何哉一則取其
節巧作逢迎假狗馬聲色之娛
動邀憐惜寵爭煬寵賢謝委裴
盜彼驪珠危其龜鼎五將軍並
貴而左第乃號回天十常侍同
尊而張讓至呼為父乃知宮中
執政媼相持樞率皆潛邸私人
深宮近習故能轉移霜露呼嗚
風雷其始則多方以誤其心其
繼則伏已而臨其肘蓋由來者
漸也一則利其陰私之入告也
訶人牀第之間有同乎宵謀逞
其鬼蜮之技但借乎神叢以小

人之肺腸寄大君之耳自倡余和汝捉影捕風故朝廷患在比
周則用節甫以治鈞黨朝廷患在蒙蔽則用恭顯以令中書但
憑北寺之風生坐致西頭之勢重而彼昏不知也於是而政柄
歸之矣金鑄右貂領卿晉之職苜蓿胙土膺五等之榮合謀則
齧臂而盟迎立則截衣而誓跡同公正幻挾譎張招納衣冠勾
連宰輔相如星身寸狗監稚圭籍口于宏恭莫不勢可薰天熱
能炙手甚且翁張于佞附合庚宗王聖寵而李閏興趙嬈尊而
霍王用鬻成于宮郝金虎禍極于委鬼茄花誰生厲階自貽伊
戚也於是而兵權屬之矣樞機之任專之中涓監軍之名付之
近侍府開神策使領軍容有短垣而自踰持大阿而前授將帥
受其統轄禁寢伏其爪牙君子讀韓公筆自之書劉賈下節之
策未嘗不撫膺歎息流涕歔歔無如蔓草難圖屋大不掉銀燭

盡地數罪王宮酒室更衣橫口帝座逞其無君之心濟其武逆之惡蓋漢惟任以政故隆棟之凶終而唐非任以兵故蕭牆之禍烈至於太原鼠竄榆塞龍歸隲童太師之威名未忘疇昔招王先生之魂魄慨想生平餘孽尙存大禍未悔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而且固利是求矣上有好貨之君下有聚斂之臣校尉有挾模金三郎但歌得寶是以西園諧價賕賂盡入于黃門官市徵錢門戶莫逃乎白望猶嫌貨主之惡不知反爾之憂固已細刮龜毛無遺雞卵若夫應奉之使出礦稅之役興珍樹一空銅苗四採搜巖剔蔽齊充花石之綱竭澤焚林但識金銀之氣徒瘠民而肥己終病國而殃身當時第館擬於王宮珠寶盈于庫藏究之灰飛瓦裂霧散煙埋葵尚在門亡不旋踵誰其作俑諡曰至愚而且淫刑以逞矣毒流塗地惡極滔天詎織縉紳飛讒

宮禁檻車逮繫乎卿貳緹騎絡繹乎封疆與張儉並告者二十
四人爲李鷹連坐者二百餘輩復輿就考鍊斧甘熬刑並驍頭
法多沉命雖范滂獄裏不祭舉陶揚震墳邊終致大鳥正直是
與靈爽不渝然容虎豹于九關大何此醉縱豺狼于當道入實
無辜自炎祚之將衰逮明綱之不振北寺未已東廠旋興慘慘
黃沙幽幽白日窅莫澆乎秦獄血難剗乎齋廷遂使目痛神姦
胸填義憤喧呼市井如鳴博浪之錐拚擲頭顱并葬田橫之島
直至陰雲解駁太陽升空盡剪凶璫得除大慙而本實先撥國
隨以亡嗚呼痛哉大抵刑餘之醜本質已虧妻妾既謝子此生
子孫莫傳子來體夕陽易過檣木無春倒行逆施惡權藉寵幼
君受其回惑中主失於隄防賄賂滋章官爵冒濫逆刁之議不
密其先聲而反戈者遂得而圖之弔讓之風且援爲後例而希

風者又從而甚之借蠶尾以防身聚楊花爲莪子清流擗之白
馬末路合乎黃巾此防微者所以有集霰之憂履霜之戒焉亦
有史游勤職呂彊効忠張承業之不愧唐臣李舜舉之能抑近
侍固皆自修操行足媿鬚眉卽明代如張永王承恩諸人亦能
鋤姦于中間殉節於煤山可增此輩之光並煥史書之色泮林
食豨而鴟變其聲春氣爲仁而鷹改其性亦惟人主之鑒觀在
上駕馭有權而已我

朝官禁密清中外嚴肅內宮無過六品近侍不接羣臣惟用以
掌服物之司効奔走之力正不必兼用朝士示禁缺牌而威福
不移紀綱畢立夫是以久安長治而天下太平也

有正味齋駢體文卷二十二

錢塘 吳錫麒 聖徵

碑

重修祥符寺碑

夫行方便之法者彈指而現化城持精進之心者涉足而蓬影窟況沫吹大海卽是樓臺沙數恆河無非世界總閻浮而論宇究虛空以作身無始無終何去何住豈必給孤園裏煩長者之布金堅固林中冀鐙王之贈席也哉不知法輪並轉帝釋自有一天寶相同瞻菩薩原分十地雷音爲說法之所伽耶實成道之場啟八正之通門闢三乘之廣路要必有雞頭號刹雁字成堂極虹梁紫柱之奇擗螭角丹牆之勝者而後足以揮龍象悅人天界顯莊嚴池稱功德蓋從無生有而無乃有因就實追虛

而實爲虛證植喜林於方寸培淨土於現前合眼此觀回頭彼岸矣杭州城西祥符寺者乃梁大同元年邑人鮑侃所捨宅初名發心院唐改爲龍興寺至宋始改名太平祥符寺者也招隱之區未忘乎仲若飛白之跡已改乎子雲當錢氏有國之時正梵教南行之日石牀作禮精修布薩之儀金塔結緣普示尸陀之變助千花之鉢欲瀉龍宮描滿月之容亦煩鸞手於是銀繩密盼璇鏡高懸白鶴盤空似驚舊錫丹霞曳曉卽挂新旛法鼓震乎迷津清鐘警其覺路佑王以富貴保王以功名衣錦營開共識將軍之樹水犀軍出潛回羅刹之濤九重之鐵券酬勲五色之綵繩圍宅流傳故事誇買夜以千金延佇後游記觀燈於九曲時也三衢並照百寶兼輝飄密燄於瓊霄駐飛煙於綵樹雕輪綺蓋交填歡喜之園西漆南油分耀光明之域織蟻如穿

於珠裏游魚若舞於湯中會是無牙城真不夜香閨座上亂落
天花聲在樹間自搖音樂此句標玉局猶堪想像於酒醒而志
開咸淳不禁低徊於梁熟者也無如桑海易遷星霜屢變鐘磬
謝蕭梁之響蒿萊愴吳越之遺落葉積而寒蠶啼荒苔深而暗
螢出嘶聞白馬難全雙樹之林劫換紅羊徧是三災之石聽鳴
機之幾戶割去斜陽訪種菜之一畦踏來秋色求所謂百井之
錯絡九里之廣袤故址不存數椽僅託重以雨風剝蝕鳥鼠摧
殘瓦穿青豆之房廚缺伊蒲之飯乾竺之威儀草覩華嚴之富
貴無聞佛坐枯禪僧參破壁蓋其頽廢也幾百年矣然而靈光
歸峙恒牽賦客之思銅狄摩挲且動故宮之感况復支那勝蹟
同耕通津問逸老之居燈傳無盡湖狀元之扇花發依然香火
緣長巾旌契在每當光生般若繞瓔珞之四圍風起毘盧動袂

袈之一角慈雲欲活慧日先明不愁隻履之西行已見一松之
東指固知瑞徵光相早瞻羅漢歸來培表祇道佇卜相輪飛至
也已爰有里人徐翁某五世長者二梵福人種無礙之慈推已
度之想統諸眷屬共發菩提從掌上以舒金就指間而雨寶靈
關西關周行不捨之檀智炬雙燃永續長明之火在昔德勝童
子土赴助齋茉莉夫人香瓔獻佛寄二花而供養緣結瞿夷送
半果以研摩功成阿育要皆以斯宏量酬此夙因釋某某等累
造十纏神超八解揚枝漱齒唱演真言掄櫛緝經貫通秘旨爲
婆羅救度踏破草鞋爲毘勒護持橫擔柳栗凡木屑竹頭之用
及義漿仁粟之施莫不運慧刃以助坡斤轉智珠而營慈室呪
回枯樹如游蒼藟之林移到靈泉可證芭蕉之水遂令白晝夜
涌金海展鋪坑帶霓於生臺紛辦華於忍殿青紅四壁罪花煤

種之因紺碧三尋威鳳翔翺之飾別經幢之蘇帶重辨唐年洗
文鬻之苔斑還咨宋號搏沙感往積贊期來土木崢嶸藤甯靜
整奏妙聲於琉璃琴上雨美饒於護世城中曾利十方無住乃
爲常住圓成一切應身斯是法身大矣哉下官梓里思惟髮年
頂禮塵月中之清梵如在魚山尋世外之高賢宛來蓮社米汁
無戒學彌勒之禪拍子可參得祖師之意鹿苑未忘乎前度龍
華幸會乎今朝收拾墮樵邳張新構雖廣場未拓前志難微而
坐廣衆於針尖神通不小納大瀛於毛孔身量何窮爰諾羣言
勉爲斯製學慚梵志徒誇鑠腹之銅法說生公願效點頭之石
銘曰

四百八十五
數南朝花飄書雨梵沸晨潮隨方景附襲構爭翹
宅傳捨鮑字記題蕭十寶虹流千燈霞熱慈輝可依聖火無滅

現光明拳宜廣長舌了此音塵莫可思說我頌我佛皇矣能仁
濟物無物捨身有身真俗兩諦化應一因花間坐我果裏藏人
愚生莫知墮諸苦惱藤鼠意成井蛇心造滄海徒焦黏蠅易槁
誰空四纏得皈三寶時惟火覺普照幽塗拔離火宅明示衣珠
一瓶淨水七箇團蒲不有於有無於無世界風尖修羅兵劫
如網之吹如眼之眈大夢千年小叅一霎會得苦空了無贖法
我來初地高還舊觀寶衣欲舉天琴自言微窺月指妙論風旛
龜童効林龍衆驚歡簡栖頭陀子山夢積式闡禪風長流梵澤
芥子積城羅衣拂石石泐城空此碑不易

梅里重修泰伯墓碑

夫潛虬矯跡神冥于無稱鼎鏡示冲體貞于三讓是故瓢棄之
士甘沉淵而不辭履脫之君迫燠穴而無悔身將隱矣焉用文

爲豈有陟降在天戀以柏以松之樹歸復于土計若堂若斧之
封者乎然而許由之冢見表于龍門季札之碑獲題于尼父惟
其寄情冲澹息影軒冕只此一坏之託彌感千秋之心而況君
父爲太庸行教其再三神靈不渝世家列之第一如無錫縣梅
里之泰伯墓者至德丕著溥風載揚霸業創于支孫王禮申于
異代我朝追維潛耀用沛

殊恩

特賜帑金俾修元壤屬以日月旣邁爰易滋邑人蔡維珏等
仰體

皇謨藉安神渙乃於嘉慶乙丑某月重葺怡之將刊貞石以闡
幽光禮也說者謂瓊商之志詩言有徵改元之文後事可觀伯
預料征誅之局隱示掛讓之風欲使殷士常留毫社無屋是則

採南蠻之藥何異歌西山之薇其心則濱海之逸民其跡亦道
荒之王子也不知當日者朝方走馬屠且契龜甫脫干戈愾安
疆乃謂棄國于來攻之狄而轉生心于服事之商有是理乎
況使賢君代作頌上中興元子受終爭無太史則撫茲九有荷
其百祿商罪何至貫盈周命豈容未受伯固無此深計也伯亦
罕此前知也惟是西顧之眷在于明德王業之興決之聖瑞旣
已心惟帝度武待孫繩伯身處青宮目游黃屋同是吾君之子
敢私天作之山一旦勉爾遁思成其高蹈喆仲偕往皮冠永襲
論體志則爲孝言守節則爲忠不必徇讓商讓周之名并可息
立長立孫之議飄然長往無德而稱焉然而遐取遠跡藉服僑
居道孰能臣歸還如市疆屬而至吳趨習爲土風端委而臨周
禮恭其祖舊葛世以之貴斯謂至人後代莫能希是誠大讓宜

乎高山仰止獨行欽承一篇次第乎經二等尊崇于史表也
右背陵名下馬實爲董相之墳地扞採樵重其展季之隴若伯
也協靈緯曜罔化宇宙而乃周京永歎難期五世之歸纘水相
望已憾前和之齧若復元堂巖墜石室燕平罔知神罔怨恫毋
乃民增愴惻也乎茲者徵求故聚合耦平墟擊畚令糧荷所從
事崇封七尺踵麋豹丁前守冢一家繼殷師于後山陵之兆應
乎歸藏寧木之增固其風氣因求紀實用敢摛文有玷豐碑藉
松楸而搖拙自慚後裔過壙墓而生哀云爾

杭州重修郭汾陽王廟碑

杭州仁和縣西新莊橋有汾陽王廟不知何時建也嘉慶甲子
里人重修璋之屬余爲記竊意名垂駱越斯營新息之祠德被
燕齊乃立樂公之社棠舍勿伐桐鄉不忘澤之所貽禮亦無替

王則始平關內轉戰西陲未嘗渡江而東何與報功之典豈張許之忠義吾郡可以並禮李郭之勳名西湖亦當同祀乎不知唐之國祚王復興之唐之天下亦王再造之惟河隴之櫬槍旣掃斯江淮之兵革無聞故當安史鴈張戎羌豕突四方雲擾三吳晏然迨至銀河洗兵鏤券申誓論其績固以其經營乎西北隆其報正因其保障乎東南也方其學負緡鈴形占旄仗非常之遭旣决之神語名世之器復邀乎英日然而日當隆午時際太平則亦安北開疆但耕荒白關西出將能射大黃而曰一自獻馬鬣生鬪雞識應軋犂山之衆突起范陽曳落河之鋒直趨振武王乃承朔方之詔奮河曲之師西出井陘北攻趙郡方思五軍禦狄三覆待戎以深溝固壘之謀爲探穴取巢之策乃少師有寵不念速戰之危李陵喪師竟受生降之辱蓋至哥舒翰

靈寶之敗而潼關遂不可守矣當是時延秋門啟但聽烏啼替
戾固催更聞鈴語故蹕已趨平窮道新詔無頒于靈武江山隕
涕戎馬傷心宮闈屋稀則肆無茅薶朝儀草創則見尚麻鞋自
王慷慨提軍馳驅入衛觀龍顏于行在整旅于戎幕一成起
衆爲有夏之靡臣六月師作成周之方叔威聲馮駭號令貫
行旌鼓風澄冕旒雲捧惟有王而朝廷之氣始昌亦有王而中
外之心乃定此固其始創之規模也及夫掃除大憝經略中原
搃同羅而馘囚櫟滄津而鉏醜颺先薄穢海且灑焚牛羊委而
谷量甲仗收而山積于是渡河誓衆重申蒼兕之呼歷敵陳師
悉合白狼之部或以身爲餌而肉是飛仙或從背出奇而隊真
餓鶻十五萬之風雷齊動百餘里之鉦鼓如雷虜盡目中師行
席上兩京有喜九廟無塵近迎鎮主之鑿遠迓上皇之仗父老

夾道呼萬歲而過師華夷縱觀慶中興而上頌國之福也王之
功也今夫緣鵠飾鼎者間佐戰于鳴條坐茅以漁者賴教師于
毋野大抵功經嘗定宇用輯寧從未有卅載戎旃一生汗馬纔
保金甌之無缺復驚玉帛之播茫如是之倥偬者也又況凱歌
未歇齒盼已疎李廣稱故將軍廉頗爲假相國幾幾乎投荒三
徑坐老空山及至關隴再無戎羌並犯穀騎逼奉天而近長圍
合渭水之東天子應豆田之謠漏野井之喧然後起王千郎弟
策王以馳驅寡穉突猪勇之徒收新野平林之衆猶幸伯卿傳
檄兵旅悉從太真赴援將士皆奮宵炬燭天而成畫征蓋助地
以如雷遂令兇獍徒林狐逃芘穴故鼎仍還平磨室銅甍無恙
于宮門不追見棄之由翻悔用卿之晚豈不謬哉而且首鼠難
憑猖狂未已風牛奚涉牽率俱來彼懷恩者忘拔擢之恩負君

親之義潛傾家國重結犬羊直欲踏破長安圖移主器乃天稔
首惡櫛木橫尸漢說匈奴呼韓稽首營門洞啓羣驚諸葛之旗
契箭透傳爭望葉公之嗚呼吾父而出羅拜馬頭見大人而還
全收虜跡其有勢雄捭咳捷鬪飛潛者而隻輪不歸敗釋無赦
此王之以功名爲始終卽王之與社稷相維繫雖使位尊尙父
榮極人臣亦安足酬庸于萬一哉何意周且東征之役流言四
興樂羊中山之攻謗書盈篋以王精誠貫金石忠勇動神明而
一沮于朝恩再沮于元振貝錦織其萬丈市虎惑于三人乃二
五之耦成奪其權而不悔尺一之詔下闢有命而卽行是以見
現曰消制之而遂復以銅爲鑑磨之而益明甚至防茲崩崩祇
泣然而引咎戒杯皆難亦祖示以無猜固宜誠以服人德斯感
物食泮林之蕪焉可革音化春野之鳩鷹先改性也已或者謂

隆隆者絕炎炎者滅故日中必彗月滿則虧王旣成偃伯之勳
原可作藏弓之計則角巾東路徒北南圖又何必在蠅營蝸譖
之場盡虎尾春冰之館乎不知朽馭飛黃者其勢必爭王室者
其心王一日之柄不操則繹騷者起王一日之權或謝則跋扈
者興故以老臣之鞠躬爲申流之砥柱以將軍之大樹爲萬里
之長城充國屯田戍河湟而制敵奉春建策賊秦嶺而作京冀
不舟賴濟川鍼煩補袞亦何暇自走煙霞之路別求松石之朋
也哉或又謂平津布被足表素風羊公緼袍亦稱清尚若王者
宜淡泊以明志何繁華之悅心乃史稱其窮奢極欲而人不以
爲非者何也不知良田大宅文終之深心醇酒婦人曲逆之智
計當時猜嫌之主禪若箕裘邪慝之臣託於內外主乃賴精睹
好瀨跡膏粱絲竹盛於東山尊疊蒙于北海因防藍面聊屏侍

姬爲耳清名方滅聲樂寧屈一已以徇衆人之欲不使吾君有

殺大臣之名其自全也正以全君也嗚呼李臨淮之旌旗終虜

赤舌顏魯公之首字已快豺牙獨王慧苴無猜疾藜鮮困威聲

震於域外功烈炳乎國家神慶一牀象笏如積馮揚八子蟬冕

相華愛壻共喜其乘龍諸孫亦占其誇鳳

王諸孫凡尚主者錢錢白三人見前門統學

入而無算寶貨山積而不知至於驅使英雄王侯左右而帖伏

洞開闔闔寶器出入而無猜智勇功名古今罕此將相富貴壽

考圖畫以爲神仙此其最無勿包神無勿燭所以方隅咸秩圓

首同欽亦如江湖之報賽乎靈胥宇宙之丞嘗乎漢壽也廟修

於甲子某月某日拜功於某月某日規模式廓丹雘斯新咸屈

膝而拜庭宛凌烟而見像具官爵號諡悉遵史家之書瞻梁栢

懷題如入親仁之宅先覺遠同乎任聖

西湖孤山三廟曰正氣開先廟盛道愛堂祀王在正氣開先廟

既中丞監建三廟于金神旗大署平令公尸祝不祧我敬是救時之良

沙港影祀王于先賢堂弼工歌來格人謂爲度世之福星云爾銘曰

歲歲太華白帝垂旒金樞密運元精幹流汾陽挺出氣凌高秋

摩挲赤手斷割黃蚪禍始宮鄰辱在神主鬪隴風烟漁陽鼙鼓

時維鷹揚爲周室輔折柱鼉撐漏天石補乃夷外難乃定中原

旌旗不亂鏡吹微喧凶鋤辮野王入圍門雲陰解駁豁然乾地

胡彼讒人而伺如虎胡此敵人而親曰父此奉心肝彼何肺腑

一時貝昌終亦誰侮論唐再造李郭稱賢臨淮畏逼埋恨重泉

鄴侯遠跡慕托神仙左社存殘重擔獨肩城府開張風雷收束

以保功名以綏福祿勳業麒麟神人岳瀆肇祀朔方逮乎南服

遺愛之涕人皆有之百川之障功胡勿思烽烟無擾兵革不知

綿載雖遠祀典實宜吾儕小人惟知吉語說聽稱官前邀織女

願賜區區蒙神許利市三倍報之桂醕

新建韓蘄王祠碑記

循錢塘門而北近羊角埂之旁則西馬塍在焉溪水所環通乎舟楫城堞相接纒以茅茨其間有梅莊者乃宋韓蘄王之別業也當時飛梁石榭琴室吹臺將佐相尋能識將軍之樹節鉞猶在寧種故侯之瓜今則虛州遠生積蘚彌望余門人陳花南司馬僑居于此名亭而思賢者看竹而念主人就其側構王專祠以奉采主而屬余記之曰維王風雲之氣鬱乎懷抱蛟龍之姿茲見頭角有醉酒婦人之癖習擒生鬪伏之勇天生李晟原爲社稷人思郭令有如父兄當是時日月九重極目中原之路山河半壁傷心南渡之名果使戮力神州密靖京室則岳家之軍方熾順昌之幟齊張何難盡返兩河早迎二帝乃以王人之誤

國謂爲一德之臧天卒使強敵歡呼老臣涕泣水天雪窖北地
之魂不歸桂子荷花西湖之夢安在嗚呼惜哉然而事雖隔乎
千載功難沒于一時余嘗稽之往史證以舊文如王之勲蓋猶
可得而述焉徒觀其擒方臘馘苗劉攀木潛登度陰平之險持
矛直刺誅郿塢之凶兔三窟而俄空鼠兩端而卒斃原不過營
魂小聚自蹈天戈繇賊內訌致驚帝座固宜蟲沙易化虺蜴旋
消若夫慷慨興師縱橫決戰作五軍而禦狄期三日而取龍戰
鼓齊鳴將軍似從天下匈奴未滅男兒何以家爲此則爲人臣
効志節之秋國家夾安危之日邀君之靈如天之福在此行也
君不見黃天蕩口焦山寺前壞雲欲飛白浪如舞起魚龍之蹴
踏雜鵝鶴之喧嘩三麾瞻上將之旗四面勅夫人之陣老熊當
道豈貉子之容過長鬣無呼已餘皇之盡獲方謂旄頭夜落車

鼻朝擒旣冒鐵爪之鷹終羅玉帶之鶴乃楚氛尙惡與祝禱行
縱火潛逃絕江竟去雖喪窮沙之膽還生滿月之心迨至京口
重屯大儀再戰揚鞭視指陷淖聞號龜池之兵衣服相亂肥水
之捷風鶴皆驚遂使地盡僵尸渠皆漂血項籍用江東之子弟
人惟八千臨淮佐唐室之中興功稱第一此固折衝之快舉抑
亦恢復之先機也今夫聖人不得已之用不諱言兵朝廷極可
危之時當注意將際此勢同牛角國等龜茲縱泥馬之渡江業
金人之辭漢而況諸陵風雨麥飯誰澆五國冰霜刀環徒望將
欲雪神人之憤慰朔野之思求煩收于禁中策孫吳于闐外如
王者鼓其銳氣乘此勝風勵背寇之軍鸞却敵之鸞上元張晏
卽奪崑崙雪夜出師遂擒元濟馳聲河洛唾手燕雲則誦采芑
之詩功褒方叔盡雲臺之像勲道梁侯豈不臣主俱榮身名並

泰也哉且王之生平又非徒慕効虎癡矜誇蠶銳已也觀其千里決勝三步知方銅面示威唱蘭陵之入陣錦裘表異頰神策之出師往往履及空皇立當前疾鈴下皆絕脰堪胸之侶帳中以投石超距爲嬉誓結英雄羣盜有投誠之樂笑看巾幗三軍知怯戰之羞至于高鋒雲長鞭雷野農歌不輟買船無驚方且襄陽共感乎非公漢沔無忘于諸葛乃罷兵之詔一發而難收請戰之書屢上而不報亦獨何哉亦獨何哉于是白頭照水青眼看山故是將軍寧爭邊綽今稱居士但慣清涼杜門無復談兵指口惟宜飲酒時乃扶筇候月策蹇看雲登翠微之亭開澄綠之堂念孰北而傷懷愴故人而屑涕幸免金牌之召不愁鏤杯之熬願子孫無諱言忠想伉儷猶能偕老此則祈蓮冢在總荷君恩午橋墅存宜稱古蹟者已今者數椽小葺一木重支

助以梓材永留堂構效老卒作花園之守用寒泉佐菊盞之供
魂魄未忘泉石猶在王珣故宅乃營短簿之祠褚家舊壘遂奉
河南之祀而且死真可樂德必有鄉鄰國忠臣宰木如接冷山
使者神旗若招分贖水與殘山儼雲搖而風舉新淦之田不遠
縣上同旌靈巖之禍如存吳中再讀因重爲迎神之詞曰

雲倏東兮倏西望神來兮故棲神身在南兮心北以快思攀髯
兮咫尺迷非中原兮余安稽白日兮欲下靈風蕭蕭兮吹雨能
神錦衣兮驄馬又駕學大江兮流日夜摧憤兮龍怒巨浪兮摧
嵬東方羊騎兮誰與馳開復合兮旌招之鼓聲不絕兮來毋遲
揚舲兮進舸克敵之弓兮箭霜箭狡狴以爲羸兮甲更連鎖弋
狡鶻而墮空兮紛燕沙其么麼呼蒼兕以渡河兮東風正安指
黃龍之酒兮曷分我胡靈修之不諒余兮心阻絕於九天命白

雲以爲輿兮載余以眠山猿兮噉噉山泉兮涓涓松門不扃兮
明月圓樂出游兮驢無鞭從負造兮童以肩安得射虎兮消殘
年昨夜兮花開盼神之歸兮花中來前有竹石兮後有池臺千
樹萬樹兮皆手栽勸神一杯兮遣一杯毋念雪窖兮使心摧

憫忠寺新建謝文節公祠碑

夫志士成仁斷百折不回之節忠臣殉國守九死無二之心是
以誠積久而不渝氣凌寒而益勁子房博浪冀快意於韓仇孤
竹空山亮無心於周粟蓋留其身原以待於後日而成其烈亦
何憾乎生平若謝文節公者繼踵文山爭光君實氣凌嵩華道
繫綱常因其致命之辰適寓憫忠之寺今翰林院侍讀法式善
推

皇上褒忠之典示臣子守節之常用合同人旁新祠宇以修故

事以妥英靈禮也嘗其時蒼鴉出地白雁飛空六更之讖已符
三日之潮不至遂令杜鵑飲恨精衛填冤樹慘冬青天愁水碧
蟲沙盡化波沉穆滿之軍骸骨無歸鬼哭田橫之島公乃危城
屢入一旅孤懸歿死士以斫營犯長圍而告急無如前驅方及
矢已汰勳後隊難支林先喪馬圍湖再蹶茶坂重逃草屨荒寒
麻衣痛哭妻孥慘慘贖無黃犢之人身世茫茫遇值紅羊之劫
豈肯草間求活塵世偷生然而呼吸僅存零丁後死人亦謂將
待百年之母藉成一代之書豈知其義不帝秦志圖存趙鏡屢
磨而更饒銅百鍊而逾精卜卦占爻則辨君臣之位論帷講學
則陳忠孝之經當世例以頑民天下號爲風漢旣已徵書莫逮
薦牘難招矣而薰穴驅賢焚山搜隱蒼黃一去丹赤全披觀其
拜瀛國而哀號讀曹碑而涕泗迴腸欲斷益米皆羞蓋至燕京

閻忠寺凡不食五日而卒南八豈慚男子將以有爲與生竟天
天年乃稱無愧所謂雖死不死求仁得仁者公之謂也世每深
刻以繩賢者成敗而論英雄竊以安仁喪師信州失守機宜未
悉韜略原疎以致孤掌難鳴空拳莫戰不知公旌旗在眼肝膽
照人號召戎罔舉半義倅隱若長城之可恃業已半壁之能撐
倘使護以風雲共爲犄角列將專屯乎鉅鎮扁舟游徼于長淮
決一戰而勝齊用三師而殲楚不特可安全乎饒信亦何難保
障乎襄樊乃洗兵之詠方岳償金之責已起豺牙宓厲貝錦潛
昌頓解兵心旋危國步徒令熒熒義士嗷嗷孤臣抱微子彼黍
之哀勅包胥無衣之哭事之莫濟身隨以亡此公之心可信于
生前而公之名益光於身後也今者尾箕芒勳上燭天垣香火
緣長近鄰梵剎是前代瘞忠之所卽先生遂志之區諏吉日以

得成望神旗其來下唱大招之曲感甚靈均歌小海之章迎同
伍相將刊樂石遠命鯁生問仁叔之錢一文可值磨橋亭之硯
片石同論愧記事之多疎幸發凡之有助一篇三千餘字請讀
建陽邦聘之書五甲六百一人足經寶祐題名之錄

惠州府重修朝雲墓碑

伊君墨卿出守惠州德修政平年豐民樂綜百務而舉廢聒于
秋而闌幽其地有朝雲墓焉乃坡公之侍妾也煙積哀草風吹
墜樵踰歷已多蕪沒是慨爰捐貲修葺將樹石以志之而以書
來屬余謂敬始于維桑而責均于有土請揚厥數毋吝其詞余
按公所撰志朝雲字子霞姓王氏爲塘人也當倅杭秩滿之期
正助筵來歸之日楊枝詞裏乍綰春風桃葉渡頭新歌團扇吹
簾之媪無礙乎問名行雨之仙有徵于同夢想其關心密締薰

韻秀流擁髻燈前散花樹畔何須金屋始佇阿嬌但對蒲團可
稱法喜公之集中亦再三及之固不自知其情之深也然使金
狨繫馬遷謫無聞鼉鼓放橈勾留當在會鵝鸞于北闕邀風月
於西湖則香焙朝衣酒擎翠袖燕京之雙燭署郇公之五雲
尋活計於經卷藥爐賞珍滋于白梅盧橘同拈吟管小證情禪
良足以佐學士之八流叙閨房之樂事焉而乃投身瘴嶺送老
蠻鄉聆鸚鵡之方言感蝦蟇之習俗秋風一笛但唱南飛春夢
半生頓捐西笑孤蕩乎如霜之月遠隨于過嶺之年鷺菡從風
枕椰聽雨磨肌削骨飲苦茹辛變成白鶴之新居遽動青鸞之
川兆綠雲墜地清梵飄天花葬一枝昔封三尺遂令淨域常榮
其貞樹瑤臺頓返其靈旂生之瘁也沒其仙乎在昔清娛之銘
藉傳于司馬館陶之誌取重于拾遺大抵借史筆之按張託文

人之潤色若夫西陵松柏本具凌寒之姿南國卷薤終負傷心
之自念華鳥而永歎歌衰鳳而淒其留約三生殉身萬里若斯
人者自宜長寧幽寤重勒豐珉菊薦比乎水仙蘭口筮其羣女
敢徵實行用慰明靈庶不同桃花夫人僅傳遺廟什梵天女徒
寫真容云爾銘曰

棲禪寺側大聖塔前昔埋慧照今表遺汗霜鍊峰眉雲移樹帔
竹根長臥花葉誰寄公去儻耳靈兮若依公返毘陵靈兮欲歸
名在真誥位證紫庭奎垣之內雪彼小星神風躡虛絳節還駐
大江自東明月如故彤管招魂敦邱奠醜不朽伊人永視此石

有正味齋駢體文卷二十三

錢唐 吳錫麒 聖徵

墓誌銘

國子監生陳君墓志銘

君諱名世字興五初號荔村後更曰飴村嘉興府桐鄉縣人先世由河南徙浙有諱德培者始卜宅於縣之城南今里人呼爲陳家石橋者是也近朱邑之墓鄉愛梧桐志許渾之居橋傳丁卯隱德不耀道風日高君祖諱宗建生三子仲大典公無子以季之長子爲嗣卽君也生有淳行夙標雋聲詩書之言能折乎旣老孝弟之性常如孺孩時君繼父生父俱在堂方數花萼之歡締荆枝之好羞肱被潤春雨同聽玉微句工秋杯相賞君並承色笑藉慰晨昏以爲實用可以養親賢遷亦云繼志青檀

輟講黃札罷營精頓術精王陽金富重新樊重之室潔治君魚
之餐炷竹邀涼巡花候暖凡所以娛視聽輔神明者無不至也
雲歌歸影風無靜柯爨遭繼父母與生父之喪侍疾有類於中
郎作孝幾同乎崔九至行純篤人皆稱之後諸弟先後移居君
獨居夏家浜老屋衡宇相望雞犬時聞上涸下涸之間交通水
竹大山小山之號並寄煙蘿每當風奏波前月生林外捉松枝
而談理引荷筒而滌煩樂意洽於禽魚和氣被之花木怡怡然
秩秩然崇本誼也奉先型也猶復財輕若薄義重于山置驛通
賓停觴待客晉大夫之簞食時馭桑間齊公子之券書多燔市
上貧宗賴之炊舉素士仰其錢通莫不操量鼓而虛來指園倉
而實往高情雲屬陰德耳鳴宜其淳固葆真康強逢吉乃孝若
蘭摧於壯歲元瑜玉隕於中年天實難知善不獲報歿時春秋

僅四十有五嗚呼惜哉君也於過人儉於律已生平無他嗜好
惟喜山水耽圖籍文衍半臂但寫雲泉元章一船慣裝書畫劬
畢生於蠟屐銷晨日於湘紉振衣千仞而逾豪過眼百固而不
厭謳吟間作著錄已多如康樂之志名山歐陽之稱集古殆能
兼之自以早年輟業恒課兒輩以勤銅槩其遵彥之餐嘉樹爲
憲之而種每有蕞雋與撥巍科者輒勗勵之雖一第何足慰人
而十年方能樹木此又其繩繼起後後來者已君生於乾隆十
年五月初六日歿於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配陸氏子
二曰藻曰藻蔣以某年某月葬于某原乞其師蔣君元龍來請
余銘銘曰

桐鄉百里桐樹于尺前輝後光君子之宅孝厥父母友于弟昆
門閭蕭蕭綠苔溫溫陰陰嗚嗚寒麋善不樹汲古引今有好斯聚

山深詞水遠，落花洗手竹枝挂。中清游未終，墮影遠謝
鯉。佇波騎蠹隨仙化，苔岑托契松柏悅。心掩此幽宅，永懷德音
中憲大夫候選道洪君墓志銘

君諱肇，柱字殿書，一字蕙圃，世爲安徽歙縣人。父奉宸，苑卿。愼
堂公世德，作求人倫著望。居孝義之里，桑梓必恭，積恩澤之封
卿士。惟月君其仲子也，含章挺生，抱景特立。珠胎乍剖，光耀已
升。鵬翹方張，風颺自遠。祖母周母程皆愛憐之，及長，溺苦於學
思深入微，以周易作韋絃，用左氏爲鼓吹。會得火炎上之疾，遂
棄舉子業，援例入成均，復以議叙晉秩監司。五命賜則，三考覓
方，故紙不鑽，新例斯發。時愼堂公方綜理揚州鹽筴事，君佐助
之。

鹽駘南巡隨愼堂公後恭迎

聖駕蒙

賜朝珠一串晉階一級賚李平之緘扇兼及其見聆王訓之語
言特旌其異

恩之渥也典固殊焉君更望望竭思徽徽表度譬力行於發矢
絜爲善於采薪問寢承親有今曾子之號臨世濯足得古伯夷
之風及慎堂公旣歸道山君兄弟五人仔肩諸務並是青雲之
器交推白着之良春草生池荆花在樹氣同沆瀣味乃醍醐惟
思貽厥之力勤彌覺孔懷之誼洽也君性恬淡寡嗜欲聲伎不
陳於前狗馬弗焚於外惟是閉心自慎與物爲春每置驛以通
寶不移牀而遠客書晏嬰則帥其敬責便了猶病其苛掩霜齡
於秋原陰囑人於暑路乳糜供佛開拘律之厨上藥治人造軒
光之竈論其名流自禮陰德耳鳴所謂道義爲先文藝爲末者

非歟生平尤好山水游跡所到動輒旬日嘗侍慎堂公上冢歸
里攬勝黃山白嶽間又嘗飯僧於淨慈天竺諸名剎松光一路
白雲自香竹響四圍蒼雨欲滴往往梯苔命屐踏葉拖筇險爭
樵步之先吟到猿聲而外他如禮茅君於句曲飯香積於寶華
訪隱譙門候潮瓜步莫不煙霞獨浪魚鳥相歡有夢投林將身
入畫至化去前數日猶自焦山避暑歸也夫修德獲報美意延
年理有其常數寧或爽以君弭節於和神之國寄通於挹景之
區肆樂志之一篇提養生之四印宜乎谷神常保恒壽能貞乃
天不永年地先藏魄修文之職待證之蘇韶懷舊之思徒殷於
潘岳歿年才三十有八嗚呼惜哉夫八張氏婦容婉婉閭政穆
宣孝於姑媵於戚里痛君早世親撫諸孤耐倚竹之寒嚴拆
蓼之教其得成君未竟之志者皆夫人克殫之功後君二十年

而卒子三長錫晉廩貢生次錫秦國學生出繼爲君長兄却塵
公後次錫謙候選府同知以嘉慶三年某月奉柩合葬於某原
銘曰

五常蘊智六氣資德言從吉人若游歡國自行束修無愆嘉則
至心爲內古訓是式簪帶承

恩牟尼耀色就日惟誠受福無極慈周願泐秘啟香嚴蓮花作
供貝葉開函金雲地涌寶月臺銜風希瓶鉢影悅松杉于山雙
屐于水一帆山水方滋超塵越凡靈爐正清天風吹斷草掩謝
池柳荒穡鍛春蠶欲乾秋螢易換中壽猶恡百里及半福善難
知視天永歎銘此幽宮石兮不爛

羅兩峰墓志銘

君姓羅名聘字遜夫號兩峰世居歙之呈坎村其二十一世祖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七

乾宗公始遷於揚考愚溪公應雍正辛卯武鄉試中式舉人有
子五人君其第四子也幼遭孤露長更博聞通書學十三科讀
奇書五千卷時揚州馬嶰谷半查兄弟開設壇坫號召賢流君
以波瀾叻縱之才值文酒風馳之會蘭言自馥松格彌高獨師
事吾杭金冬心先生畫佛畫梅皆出其指授小詩亦適肖之又
眼有慧光洞知鬼物煩竟地下開變相之圖有美山阿寫離騷
之狀所製鬼趣圖一卷棲臺甫竟題翰已多如蔣心餘先生程
魚門編修諸作尤膾炙人口云生平游跡所經如越如楚如齊
如像如燕趙山郵往復波路參差片席移雲孤燈召夢發余懷
之鬱勃觸古事之蒼涼不食者武昌之魚可語者韓陵之石數
聲名於洛下爭唱檀來邀禮遇於燕臺講從隗始嘗三遊都下
一時王公卿尹西園下士東閣延賓王符年門倒屣恐晚孟公

驚坐覲面可知所主者如英竹井相國翁覃溪周載軒余秋室
諸前輩並皆名賢碩德送抱推襟余亦得侍清談時邀光接見
其三升酒盡一丈縑橫山水方滋雲煙相亂或奚童易飽於一
炙或外國購餅以千金酣嬉淋漓無所避情也然而一身道長
半世饑驅人海浮沉堂藁偃蹇碧草綠波之賦黃蘆苦竹之吟
溽雨歇而元蟬鳴繁霜飛而涼雁叫青苔及榻緇塵染衣腰減
帶長髮疎簪重死喪之戚過向子期之生平羈旅之年已王仲
宣之踰紀客何爲者能不傷乎比年以來思歸甚切而質表欲
盡債帖難償未之能行也會兩淮會寶谷都轉與君舊交寄以
資斧俾其子息還得休倦鳥之飛幸遂首禾之願余亦主講安
定書院間裁赤牘用寫悃勤每顧索郎思同旅語方謂青氈道
故自首如新豈知老漁波難斜光暝易會無一載別卽于秋能

卷之三十三 三

不悲哉君夙耽禪理悉究竺墳一喝醒人勝打頭之棒十年喫

飯愛折脚之鐺嘗夢入一招提榜曰花之寺鬚髯前生即其主

僧後遂號花之寺僧鐺印識之證漁洋之舊聞踵圓澤之往事

因緣不昧智慧有徵在京師余嘗訪之琉璃廠觀音閣下向鑑

王而借席與彌勒而同龕布薩森嚴屢提無悶巾瓶淨契花水

澄觀雖僧迦淋志於苦空釋子希心於止觀弗之過已所著香

葉草堂詩一卷一株相樹祖師之意可參萬本梅花處士之魂

斯託余喜其天懷刻露神詣幽微既為序而傳之外此又有正

信錄諸書多識前言時呈新藻頰皆怪奇偉麗鏗鏘人間所惜

緝柳雖勤編蒲未竟莫能寫定也至性友于傷心中折棗鄂之

華不燿人琴之痴方深比歸而更值三兄秀峰公之喪逢此百

懼又弱一个衰顏慘淡老淚飄蕭風乍急於鶴原日已斜於鵬

雁又弱一个衰顏慘淡老淚飄蕭風乍急於鶴原日已斜於鵬

雁又弱一个衰顏慘淡老淚飄蕭風乍急於鶴原日已斜於鵬

舍仙龕遊築家簣難延踰秀峰公之亡曾不數月遂以不起嗚呼哀哉君生於雍正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子時歿於嘉慶四年七月初三日子時年六十七歲娶方氏名婉儀安徽歙縣人生於雍正十年六月二十四日以與荷社同日生也遂自號曰白蓮著有白蓮半格詩行世先君二十年卒雜佩以贈成夫子之賢形管有貽列女士之表其貞行已詳其傳志中茲不具述子二人長允紹由繼爲伯兄咸萬公嗣次允瓚皆能以畫世其家學者孫三人以嘉慶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葬於甘泉縣西鄉小胡家廠鄒超之亡作誄者四十林宗之葬執紼者數千而令子允紹等以余爲知君之深獨以斯文見託謹徵素履用表貞珉

銘曰

不隱不仕亦禪亦仙酒破詩成情生畫緣千載而後欲知此賢

身爲梅花妻爲白蓮

中憲大夫刑部郎中查公墓志銘

公諱世榮字某號松亭浙江海寧人也大小夏侯世有傳學東西裴氏代不墮僚考寄庵公業隄山石占籍海豐生公昆季三人兄瑩乾隆丙戌進士官吏科給事中弟世倏庚寅科舉人官刑部郎中公其仲也生有至性少稟異姿人倫著稱一門爲盛天骨並秀三鳳乃名每當問禮過庭從師合席均有白眉之號概比烏衣之遊同氣之敦怡怡如也初公以寄庵公命出繼爲叔父禾堂公後及禾堂公連舉二子仍復歸宗吾其首禾敢忘反本觀乎落葉鵲慕歸根時年蓋十七矣有覺德行自行束脩下董生之帷園燕留目升江泌之屋月可代燈往往燦掌同劬刳心並勵百城氣擁擅小萬卷之名吉日虔誦著拜五經之論

其學則竭才而鑽思其文則酌古而御今可謂理欲窺深辭務
索廣者矣時寄庵公經營陸務往來海豐津門間每以公弟世
俟侍行而伯兄又供職詞館一切家事惟公任之公入窗洞開
五官並用薰蕕挂屏風之上凌雜無嫌筆札堆藩溷之間敲鏗
莫已方謂文成唾地賦就凌雲但踏槐花卽逢佳樹而乃在璞
之玉未獻其儲沉淵之珠先淪其寶慧凋霜夕蘭敗風晨遂以
攻苦搆疾於乾隆乙未五月卒於海豐初娶唐恭人爲京畿道
御史諱淮公女易中饋之無遂詩之子之宜家夙守閨箴能章
婦德早卒無子繼娶宋恭人乃雲南順寧府知府諱惠綏公女
溫恭表性淑慎修儀結縵三年而公病革臨終垂泣語之曰子
不能侍養父母賴汝以婦職補子職且汝幸有身若男也善教
之毋絕子系嗚呼苟假猶視之目難免泔泔穆羸在耳之言敢

呼負負既而生男名曰有圻今刑部君也立孤爲難用延趙氏
有文在手比之小同恭人保守楹書護持纒抱既兼父訓并助
師資數與方名心勞于劓荻學有經術教始于折藁故當扇暑
喘寒推燥避濕度衣食之節謹疴癘之微未嘗不竹喜平安花
馳吉慶及夫肅名師而煥講延佳客而留餐又必使才備九能
經開三益而後乃安斯寢有辟其容迨丙午有圻以金川軍餉
議叙郎中已未補刑部湖廣司恭人於服政之初申慎官之訓
謂民命至重法三尺而毋頗謂罪疑惟輕名七家而可黜是以
有圻文能無害刑必有常同僚稱之庚申派充

實錄館分校官辛酉與修

官史復充收掌官方領硃於白雲更參華于彤管揚文仲以經
收效實慰母心劉休徵因史名家能成父志於是恭人始欣然

曰吾今可以告無愧于地下矣以嘉慶辛酉六月疾終京邸距公之卒已二十六年子一有圻孫五人天保國保佛保龍保恩保有圻將以某年某月合葬于某原軀兆既符魚書有述而乞余爲之銘銘曰

君仍世以學顯而君獨不昌於文何才之博而過之屯有子克家惟潔配之勤一髮之繫而後來之振振不泐之石傳其人請億萬斯視此墳

資政大夫候選道汪君墓志銘

君姓汪氏諱勳字碩功號漱石徽州歙縣人唐越國公四十五世孫也冠蓋之鄉推其右族神明之貴鬱爲鼎門高祖馭侍公以業嶮始遷揚州至祖松溪公敦本尚實穆行若聞生子二人次贈資政大夫觀侯公即君考也代不曠僚家能傳禮羣從會

食其親睦之風四世高公不染繁華之俗而贈公壯心未遂
恒幹先振生君甫三十九日而卒君未奉過庭之訓已成失怙
之悲當數歲時自念人皆有父繫我獨無請之母方太夫人母
泣告之卽已傷心乾蔭痛念天明汲郡圖形修其定省之禮隴
岡作表稟之聖善之言此則烏鳥之私徵諸孺慕枯魚之泣動
於性成者已及乎勵志東修砥行育德上承祖訓入奉母儀體
傳覲之心而用之治學習九熊之味而益以幼書杜氏能得其
寶田榮公共稱爲德器卽至權衡錫筴出入羽鳩亮金心之在
中守石質之禋爾子敬定僑札之分有慕古人懷仁處季孟之
間用敦夙好是以上流借其前著當局賴爲先籌而乃滔焉不
居抑然自下甘反虛而作塞寧急病而讓夷履虎踐冰畫成黃
蘗之節凌霜貫雪旌此青松之心所謂和調不緣溪盜不苛者

非歟乾隆庚寅春恭逢

高宗純皇帝巡幸天津迎謁道左

恩賜御書墨寶豐貂文綺諸件辛卯冬

皇太后萬壽恭備呈設赴京祝釐蒙

恩賜宴同樂園賞克什烏他叉

命入內廷瞻仰蘊真齋淳化軒西洋座落諸勝重恩優渥

錫厦邀錦被七襄樂聆九奏雲霞在頂捧出

奎章金碧當頭親游

帝所臣之幸也榮何如之方期矢報高深勉輸涓滴幸銓曹

之注籍冀鴻序之効誠乃驛路方歸虞歌已唱抵家不半載賚

志以歿哀哉君生席華滋居安淡泊無聲色狗馬之好有丹鉛

枕菲之娛書畫之怡泊於戶外花樹之法修之門中義則重于

嵩衡色不加之臧獲初松溪公敦崇族誼以居歛者尤繁衍每
遊其貧不能自給者簿錄之按月授食咸賴以生君踵而行之
數十年如一日陸廬江之門戶有待紀綱翟光鄴之宗支與均
豐齋故歿之日莫不哀涕焚臍痛哭失聲君母方太夫人守志
撫孤上事兩代凡二十九年而卒閱兩載得請

旌表建坊入祠巴貞婦之懷清光生丹穴定夫人之得諡榮被
養堂人以爲母之賢尤以見子之孝云君生於乾隆三年八月
十六日卒於三十七年八月二十日得年三十有五娶張氏授
資政大夫芳貽公女也夙嫻四教長副六珈誦女師之篇肄其
德象奉先姑之訓稟若神君當祝爾相以來則言無出梱及稱
永亡而後則力仗持門時乃契契孀嫗呱呱嬰襁擗竹節辛
苦茶心獨能坐少廣之宮掌北門之管瀾彌渠於有階抽猗蘭

以爲綸業振益牟人忘巾幗故公子承璧等俱承指觀親受言
提邀

恩命於

九重振賢名於萬口行營馬鬣則陰茂松楸恤鶉衣則惠行
桑梓繼前人未纂之緒爲後來畢殫之功可以慰臯復于三招
告亡靈而一笑蓋後君三十年卒卒年六十有一子三長承璧
賜五品銜娶張氏繼娶吳氏次承基運同銜娶徐氏次承懿侯
選員外郎娶張氏女四人孫九人承璧等將以嘉慶九年八月
十六日合葬於揚州甘泉善應鄉胡家莊之原來乞余銘嗚呼
善信可爲慶流徽于百世死則同穴願從游乎九京銘曰
烏聊舊區汪罔來業生是德人光茲宗牒采善若菽制行如銅
守已則約推人以豐

恩命自 朝淑問在野榮流錫盤惠廣庇廈嘉耦曰配入門其
昌從姑授室翼子肯堂公算宜盈而得中壽母教在勤克光遺
搆鄉名善應期惟吉蠲幽屬斯閔貞珉永傳

奉政大夫刑部郎中趙公墓志銘

公諱繩男字來武號緘齋武進人世居觀莊至兵部公諱繼鼎
者以進士起家始入居城中戶部尙書恭毅公乃公之曾祖也
里名清節不改晏子之居笏是甘棠遠哉魏公之澤祖熊詔翰
林院侍讀考侗敦浙江鹽驛副使道並皆克融世哲益振門功
公兄弟三人長駿男次覲男公其季也生異常童讀有宿慧以
副使公官浙隨侍起居才佐羽鳩事無所滯弊別淄蠶吏不敢
欺然公志在克身功加焯掌自謂龍工而在弱水易踰牛耳親
操強臺可上不謂楚璞竟遭其三則秦布無望乎再豎蓋自副

使公暨妣黃恭人相繼殂謝遭家不造觀閔實多無角無牙速
之雀鼠之訟予日子尾痛甚鷓鴣之詩公感門祚之衰零仗功
名之振奮乃入貲爲郎補戶部雲南司員外勾稽必謹出內無
私見知於馮英廉公秩滿遷刑部福建司郎中時聞有叛案符
從者衆議者欲連坐其妻子公力爭之得免崔仁師請易十命
不惜此身張居翰能活千人但更一字凡慎乃庶獄矜及無辜
雖居白雲之司不峻金風之氣西漢重仁恕樣東里稱慈惠師
殆其然乎侍郎錢文敏公欲舉公最或病其無口才文敏曰君
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果其守口之如瓶何必飛言之似雨乎
旣而終不果舉公亦處之澹然大節無忝于平生好官已思之
爛熟蓋其官情久淡天趣彌高方冀懸車何憂失馬迨至截取
以知府用公固不耐繁劇引疾去官覲之之歸布帆無恙甫里

之返茶竈猶存往時所謂構釁百端者亦復視若飄雲過同流水而周恤族里敬念宗祊推水源木本之思展孝子仁人之意以恭毅公專祠爲副使公出贊營造而未得配食遂于祠旁另闢趙公家祠以時祭享銅川六世屬在大宗石慶一祠別稱齊相不愆于禮以荅所生人皆稱焉又兵部公之父發祥之祖也有讀書處曰藝蘭取四丁未格建造及公修復如之室用陳經不改庚子之日居因近埭還仍丁卯之名其奉先型恭祖舊也如此當是時也投簪未老匿跡在陰一畝之宮絃索雜置數椽而外花藥並蒔往往扶竹人來負瓢客至貯毘陵之酒而賢聖必待其評鸞陽羨之田而圓方以充其供迎賓驛者數千里辭朝籍者三十年雖或白髮欲盈豪眉易秀而秧蓂抖擻苔履應抄盛論倉箱高談稼穡自謂分野老田夫之席人羨有香山洛

社之風落落乎遠理其諧奇懷獨賞也已尤復歛情冲素尙量
恢淵衣不變裁再浣而無斃財無常主半面而可通管爲友人
負累有至膺仕而不償者終置不問若已所貸於人必盡庚之
能炳質錢之帖不營避債之臺卽家中落勿悔也至于鄉曲之
爭蘇援不少後起之秀獎借尤多雖童僕而言語必勗其和雖
履屣而位置亦得其任以故慕之者莫不指宿處而思有道臨
酒坐而念車公又豈特絲繡平原屏圖白傳而已哉竊期旣臻
梁陰載缺以嘉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卒于里第年八十有一
配葉宜人先君萃事具洪君亮吉神誥子二人長懷玉內閣中
書改山東青州府同知次球玉國子監生孫八人余與懷玉同
宦京師長貧日下乞米之帖屢敏乎比鄰游山之詩聯吟于休
沐會其分刺東郡余亦歸養西湖別甫二年遽聞公之歿而懷

王遂以奔喪返矣感哲人之云亡羨賢者之有後今懷玉等將
于某月某日合葬於黃塘鄉之何家邨以狀來乞銘嗚呼青眼
曾邀易愴天涯之弔鶴白雲在望空歸海角之哀禽銘曰

維恭毅公杖節吾杭清踵忤鶴澤留名棠奕奕曾孫爽鳩是職
刑惟祥刑德乃陰德郊好棲遁孫賦遂初施政千家自親而疎
生我以穀死我以匱終始乃心永矢弗告我爲杭人恭毅之民
公實孫子如肺腑親公德克承我心載慰况公有子同我臭味
公歸可企雲高在天此德不沫吾銘亦傳

孟恭人墓志銘

嘉慶三年余主講揚州值李君逢春來攝郡篆清風入誦甘澤
興謠廉春羽於桑郵剟秋荼於棘戶孝經一卷用代韋絃政要
三條如陳圭臬竊謂甘泉畫像不忘法衰之遺官禮傳書乃著

宣文之號賢如太守必有自來也既受代去不數月遭母太恭人之喪陟屺之痛方深歸窆之期斯卜介其宗人教授君保泰以狀來乞余銘余受而讀之始知恭人體季蘭之姿稟先姑之訓達恭儉均一之旨肆德象女師之籍居齋而安奉榮惟約其所以養成令器者蓋有道焉不可無述已按狀恭人姓孟氏嘗籍漢軍仍世仕族年二十一歸贈君誅恭人爲繼室善心爲窈而娣姒以和祥女入門而僕媪皆喜既容既德宜室宜家時韓太恭人在堂以行義之桓獲得扶風之子婦姑恩製曲潤灑慈雲女誠裁章誠通孝水晨見升堂之乳夕聞隔戶之棋憂以萱忘寒惟竹倚燼湯緝典上履修儀凡侍奉者幾三十年如一日焉初詠菴公因先世占旗籍爲護軍會裁汰民人入旗者改宛平籍既歸戶版并歇身糧八口常飢數椽靡定恭人茹牛衣之

泣銜雁戶之悲折箸代簪牽蘿補屋荒雞夜半刀尺猶聞深雪
天寒樵蘇不爨莫不拓艱難於棘手貯辛苦於荷心而舉案之
風無違夫子折奠之教用啟後人內政秩然闡德斯諒天剝然
後復驗之碩果之爻塞極必通兆始蒙泉之象自太守困鱗得
水健翮乘風兒寬因從史知名江革以參軍見賞大江東去仙
鶴南飛畫舫遙迎板輿親捧雖頻年冷宦未改儒酸而一路順
風早看帆正迨至雷封報最露冕行春張孟遷階上壽北第汝
南持節侍被洛濱可謂榮矣乃恭人轉因致養之隆彌怵思謙
之訓往往觸擿前事追念故綦蕭被寒多種燈釀小米嘗不淚
涔涔下也是以太守每歷一官必以平反爲勗每進一秩必以
盛滿相提堯野矢音則惠行彫劾貪泉示戒則潤謝脂膏要使
白水旌心蒼生飲福而身被九升之布日餐小甲之蔬整設

蒲澄觀花水受持千偈身前已證淨因生活萬人膝下亦稱佛
子非所謂緣兼福德行備孝慈者歟宵魄寢輝秋霜告肅感林
柯之聲傷慈竹之落陰以嘉慶三年九月十日歿於揚州行
館年七十有七

誥封恭人長子逢春江蘇海門直隸同知陞徐州府知府次子
逢年候選州同知將以明年二月扶柩北歸葬於某原禮也嗚
呼故里言旋賢墳永式風吹斷杼堪尋孟氏之鄰心慰寒泉特
述瀧岡之表爲之銘曰

亮哉母儀稟自婦式健乃持門柔能盡職姑慈以甘締下以色
含德之英爲中外則範有苦葉灤有困鱗衣單耐冷屋破棲貧
落毛紡夜空瓶汲晨撫今悼往咀酸吮辛苑枯豈常蘭玉蔚起
崔邠導輿班昭就子蘭被在公匱蔬約已福不唐捐善有餘喜

幼躬致瘁懷恩實多哀纏邗水淚溢江波落日桑梓寒風薜蘿
彤管有煒玉版不磨

湯恭人墓表

恭人姓湯氏名松小字松姑內閣中書舍人上選公女前刑部
郎中今知揚州府事魏君成憲之原配也華標宵緒柔協盤絲
肆窈窕德象之篇工織紵組紉之事久已父書能讀女誠先修
知府君其中表弟也誦毛詩九紙見賞於叔明下鏡臺一枚有
同於溫嶠載歌鳴雁信美河魴催粧逢小雪之一却扇在明星
之候三商禮重一秣心齊時恭人年二十有二也上謹尊章之
奉俯諧娣姒之歡酒介春祺旨謀冬蓄家人占其無遂季女詠
其有齋脂澤不施縞綦灑樂至於紡軛助讀鏡檻邀吟不是詩
人能言春月偶談雅什可想清風愛玩宜甚於高才守答亦深

於徐淑胡天胡帝百年借老之心采采采藍一日三秋之喻佳
耦曰配斯之謂乎然而彌佛幢前六時頂禮淨居室裏終日長
齋繙貝葉於香燭獻蓮花於燈席蒲團冥坐焦水燈思慧業前
生遠觀一切因知性同鸞鶴證般若而彌馨身是優曇可閻浮
而偶現者矣迨知府君名膺春選秩領秋曹締西笑而迎來效
北征而賦往長風五兩還路三千極派煙波重違鄉里佩瓊蕪
意喜同齊女之車釣竹相思愁繫衛姬之楫甫作並巢之旅燕
已成出骨之飛龍落葉紛條采蘋筵及蓋至京甫兩月而卒年
三十有二時乾隆丙午閏七月十有四日也剩左思之嬌女耳
耳亦佳念安門之故妻卿卿安得知府君長年感逝一賦傷心
惜別歌離記去牛衣者幾載停辛佇苦賴操齋口者十年乃繡
翟方新而困藜已撥倚袖空留乎修竹返魂莫問乎拋桑嗚呼

痛哉後十年嘉慶戊午知府君來任維揚適余主講於是酒間
燈下每話及之邗水溝荒如流嗚咽瓊花夢斷倍感飄零深懼
闕德不彰乞余爲墓道之表嗟嗟俸錢十萬齋奠曾官元壤一
抔松柏已長讀其哀詠可刪蒙楚之篇鐫此幽碑合是鬱林之
石

有正味齋駢體文卷二十四

錢塘 吳錫麒 聖徵

傳

侯補訓導馮公天巖傳

公諱達文字學海別字天巖廣東欽州人考增廣生憲萬公德高里門聲雋鬻舍農桑十畝卜揚子之廬春秋一經精賈氏之學公其長子也生挺殊姿幼蓄奇慧無雙稱於天下十二可爲人師將冠補博士弟子員每試必高等遂食餼上庠豫章郡學續之冠乎同門洛中秀才叔開推爲第一時劉公圃三程公巨山觀學此方具知人之鑒有國器之賞焉若夫純修是踐穆行克敦知之爲知務求學問之實孝乎惟孝出以性情之真每以義重三旌利輕一羽揮金有公業之雅鞠稚同士驎之心其濟

物也率其恢台其篤心也本其綱直至於孝侯射虎白額消聲
巖叟除偷大房毀跡仁者之勇公又兼之德必有鄰教尤無類
樵蘇不爨聆清談者永朝戶限欲穿問奇字者幾輩然而名豐
於世遇嗇於天癸已貢於鄉歷署開建臨高花縣教諭槐花屢
踏一第何足慰人瓠葉可陳諸生以時習禮慣住打頭之屋不
爭束修之羊經義流昌齋規峻肅時以比之胡翼之楊中立諸
人云素愛雅遊每歎奇蹟常攬勝於西山挹秀於聖湖蜀岡追
六一之風虎阜證生公之法以及高士垂綸之所真人煉藥之
藁林壑可懷薜蘿在眼蠟屐方躡直踏雲梯筇杖不支能爭樵
北當委署臨高也地在南海中自省陸行至雷州渡海必月餘
始達公竟攜襪被直揭雲帆爭綫路於崖門狎銀濤於大壑明
星夜落赤日朝生金翅開晴陰霞解駭魚龍叫嘯雜以天雞歸

嶼浮沉盪爲綠水公亦自詫爲奇觀也三日抵瓊管自觀察太守以下皆驚以爲得未曾有此則幼安泛宅不無向時之憂公會望洋空結凌雲之想者矣子七人長敏昌戊戌進士入翰林大考改官主事公尺書還寄矩訓纂嚴勉之以立身期之以盡職修德獲報槐何必植之三慎戒必恭馬猶恐書其四嘗以祝釐赴闕於

萬壽經壇隨班迎

駕仙韶沸地

佛日輝天竹笏攬鞵親向康衢而拜

龍顏日角歸和野老而談留京二年飄然返里仍開家塾以授學徒門生皆拜若諸孫交友亦視如嚴父而口講指畫未嘗倦也自奉澹泊不齒肥甘特喜食鮮荔香蕉諸果又嘗寓天津恒

數日不食惟日飲井華水數升圍棋雅談精神不改師正住造
遙之谷但漱澗泉景道居嵩洛之山僅食樹果固已神凌紫景
體合纒霞金房可登玉賓如覲何必粒芝精餼丹石而冀延華
駐彩却老還年也哉海上之龕已成天際之棺遂下於乾隆丁
卯十月以微縻逝通體柔軟狀若生人昔思逸仙歸顏色無異
貞白委化屈伸如常乃知繕性之功卽可以度世積行之效無
爽乎登真括公者可謂其天守全其神無郤者矣敏昌與余同
官於朝其風貌樸誠持守高潔又篤行君子也以此心知備
聞庭訓言行之錄有慕於柳金石之文竊慚於短筆謹徵行
狀并素所耳熟者著於簡端度千頃之波挹之靡盡季野四
時之氣喻諸不言匪託之以修辭聊述之以風世後有表汝南
之先賢傳襄陽之耆舊者或將有取于斯文云

家蘇泉編修傳

君名紹燦字澄埜一字蘇泉安徽歙縣人寄籍揚州光公三十二世孫也自曾祖以下至父嵩堂公祖皆學富千鈞聲雋一夔季子之風克敦其綺紵左臺之秀遞行其馨香君采照騰辰德修髫歲積之籍成誦於心陳庚子之經必肅而拜乾隆三十五年恩科舉於鄉四十年成進士以內閣中書奏留武英殿行走香簪紅杏慈恩之宴方以橐奉紫荷著作之庭無忝有光家業實炳國華四十二年復舉充四庫全書查要處總校官

欽賜翰林院庶吉士劉向之登天祿稱爲秘書荀勗之校中經益之新簿蓬池研鱸郢水分隱身之榮也

恩之渥也四十三年以父嵩堂公薨去官明年生母洪太安人

繼卒作孝未已致怯風吹積衰之餘乃見柴立天性純篤人皆稱之服闋還京四十九年散館授職編修充三通館纂修官五
十三年復遭繼母某太夫人之喪回籍林無靜柯乖循陔之願
處爲遠志堅誓墓之詞君自此遂不復出矣生平以經世自任
每謂踐職 清禁注名史官溫飽要不以居心文章果何以報
國故自鹽鐵之論河渠之書金布令甲之遺繞鬻周陸之險莫
不詮贊有叙條舉無失作藝苑之韻鈴爲詞林之典略豈徒采
十道四藩之志足脩處分荅三桓七穆之文能通訓故而已哉
家居十載行著一鄉身處富麗之區心厭豪華之習義形於色
而里之優不觀敝莫改爲狐裘之年可數惟道是杖枕善而居
恭敬式於里閭以樸誠訓其子弟有傳南容之方格似陳仲
之平心至於舉扇障塵獨憎庾亮移床讓客爲鄙僧真又其

疾惡之如風不顧飛言之似雨也君精於鑒古尤工隸書貞吉之編賅乎歐趙壩扁之法參以冰斯詩則以少陵爲宗顧不輕作以爲詩無關係徒爲風雲月露之詞無益也昔王襄之藉宣風化穎達之取裨生靈所謂洩哀樂之情頌善醜之德者其以此乎嘗廣選諸家自漢迄明爲歷代詩鈔八十六卷繼以卷帙太煩刪之爲金薤集三十二卷外編五卷附以聲調譜說一卷情變所孕表裏必符刻多寶之船合萬花之舞期山期水聚千古於一家應宮應商會衆音爲大樂不亦盛哉其聲調譜說業已梓行金薤集僅刻二卷令弟紹浣將續刊之助以同聲不異壎篪之譜惠諸後學可稱棠棣之碑也已君極慎起居素無疾病年來偶患陰濕五月中病足十餘日旋即就痊勿藥可占何求乎麥麴養生有主安用乎谷神乃黃札方勤玉棺遽下雲中

揮手世上傷心竟於嘉慶三年六月初一日戌時中暑暴卒春
秋五十有五嗚呼痛哉余與君爲乙未同榜士猶憶官京師時
出爲聯騎之遊歸訂隻雞之局流連酒德跌宕琴歌何其樂也
及君返里余亦以假旋之役時相往來今年又主講維揚得數
晨夕同年之面不隔於心知己之言猶在於耳不意中年怛化
前事蒼茫能不重秦失之三號發張翰之一慟哉君初娶鄭宜
人繼蔣宜人顧宜人子三人嘉樹樂鄭宜人出權顧宜人出嘉
樹出嗣長兄後孫三人

高鳳詔傳

余總角時交於高兄秋厓旣同井閭得數晨夕樹蕙百畝足證
其好修采菽中原有如其爲善文戰屢失禪悅自就迷息初心
以俟後起子三人長嗣於伯兄鳳詔其次子也肄簡肄諒之餘

佩襟佩麟之歲亦既觀上心焉契之迨余庚戌假還訪舊造門
與其弟攀桂出見子衿之選並雋其聲聲父書之傳不愆於庭
對余顧秋厓而羨之謂皆蘭筋已成一蹴千里者也甲寅鳳詔
舉於鄉明年正月北來時余已還京師遂同廬旅破窗風緊冷
颯油燈危檣雪深凍生瓦硯聲伊伊而課夕筆颯颯而飛晨學
如雞蹠之貪射必蠶心之賃每一藝就輒質於余見其杼軸擊
言藹舍古訓銀手如斷文已有然玉汝於戒吾滋愧矣無何禮
闕報罷以丙辰恩科會試留京求秋駕之方更勤于夢寐仿
夏課之例益肆其揣摩都下黻冕所興華麗相尚大酒肥魚之
社西音東舞之場獨能守枯蠶之一編避黃鸝之三請垂帷制
勝味道求腴方冀健翮高盤強臺直上而乃縣布再登而再隊
焦桐半死而半生瓊瑰之淚盈懷孝廉之船千里風雲蕩氣烟

水招魂歸次練市卒於舟中年僅三十有六余聞信悼心遺書
唁友以爲二惠競爽又弱一个豈意鶴原永歎荆樹同摧怕傷
春草之心合作秋墳之唱曾不旬月間而其弟之凶耗又至矣
嗚呼喪予祝予徒失聲於吾黨食子收子竟爽報於善人鬼伯
不仁天道難信哀哉鳳詔字麗江號心齋仁和人祖居紹興以
山陰籍中甲寅科舉人弟攀桂字卓雲號夢書應本郡試補弟
子員

汪氏二節婦傳

夫秦孤鸞之舞而觸鏡之影悲緼寡女之絲而戛桐之韻苦故
帝娥填石志喻於海矣漆女矢音心貞於木矣若天森森苦竹
有約凌寒落落嬌雌相依共命室家再造憂患備嬰如我同年
友汪君輝祖之繼母王太孺人生母徐太孺人者尤彤史之臬

微相用之奇唱也已方兩孺人之歸尊前南有公也一則三商
却扇膠乃麟煎一則五夜抱衾巢先燕構倘使此也挾以小凌
大之嫌彼也存以新同舊之憾嚙啗寡吉靜好奚言而乃商是
同功樹稱交讓藁砧山上同占破鏡之期荔枝江頭不如側生
之種譬之少室爲嵩高之佐命大瀛包勿海而成洲比德儼心
合愛同敬嗚呼美矣然而在璞之玉匪遭刖則不珍於冬之華
必經霜而始耀乃自刀環望斷金玦寒生寄公之席未安仙尉
之枯已返天荒地老月苦風酸恨欲摩笄身將化石此又青陵
之夢折隨蝴蝶而飛麗玉之哀不待箜篌而奏也徒以白髮在
堂黃口在室屋牽蘿而待補袖倚竹而忘寒曲紀姑恩禮成猿
抱惡筭露紛偷息將離齊縲秦籌同心作苦血隱湘娥之寶淚
穿鮫女之珠搜靈篋而蕭然問楹書其讀未一燈欲燼四目相

卷之五十四 雜錄 卷之五十四

看剖榴房而子亦酸多人藥店而龍真骨出天平已酷人何以
堪而况豆泣燃其穀飛爲蠱讒人之貝錦交織蕭牆之風鶴皆
驚生值不辰癡難醫叔視同舟爲吳越處一室若參商從牧豬
奴以遊難填欲壑在夫亡人之側幾覆危巢議者或謂遷地爲
良或謂越境乃免不知蒿火暴怒而隱而戢之者之有其時也
漏脯止飢而隨而禍之者之爲更烈也未必身居苦縣絕少回
甘就令逼上諛臺安能逃債敢陳大義敬謝高賢今夫處困而
亨者消陽之運也返枯爲苑者富媪之神也雖傷弓之鳥曲木
皆驚而食蓼之蟲苦心能久於是蛩因駢走齒藉唇存如上下
絃相應者單鳧寡鶴如左右手交襄者荻字熊丸擔有干鈞孤
才六尺心定于水節高若山一旦擢蓮葯于青泥扇蘭芬于丹
谷燭龍銜照蠟鳳飛空支大厦于不傾得一夔而已足今而後

喜可知已獨是當風暮樹靡有常寧銜索枯魚幾何不盡光何
心而獨活萱無種以忘憂汪君每泣語從前痛深罔極蓋徐孺
人怛化之日華譚猶是秀才及王繻人解脫之年杜顥纔登進
士烏啼子夜猿泣庚郵負米之願難償視箠之悲彌切得毋嘆
死而食報而報亦終虛生不升榮而榮將易沫也乎不知婦行
有四而德永於貞不朽者三而名結於實故行義表閭桓蔭見
稱懷清築臺已婦有耀今則輜軒結聖善之化

朝廷下紳樸之詔翰墨表于搢紳之倫芳烈騰于里巷之口斷
竹續竹孝白首之全歸大孤小孤共青山而不改慈雲欲活齋
月常明視彼金珥鑿蟬衾衣畫雉者華顯一致而久暫殊科不
可同年而語也

祝貞女傳

貞女姓祝氏海寧之袁花里人庠生維馨之第四女也生而淑
慎夙簡笑言季蘭之姿有齋傳其敬靜女之德其妹表其徽稍
長讀書能通大義中表所則善習禮儀篇什兼陳惟取德象不
矜柳絮之詠有慕女貞之辭業已志喻清霜心盟白日及笄許
字海鹽徐生杼生績學士也河魴飾詠堂雁脩儀方將佇天桃
之九華候標梅之三實而破窻風雨鐵視空磨阜歲龍蛇玉棺
遽下沉疴莫救中道云徂訃至父母以女性烈秘不以聞豈知
瓊瑰盈懷遂徵于夢曰蜺嬰弗如俟乎堂信諸冥冥之靈矣茲
噉噉之節牽絲繫恨銜石填冤兩字懷清隻身赴義盡其歸於
徐也年二十七距生歿三年矣修文已去空賸書帷露紛而來
爲共匣主奠棗栗之費婦式無愆承滄瀾之歎姑恩有曲果使
壽護難老慈竹恒留同敲隔戶之棊不懶升堂之乳亦可相依

共命稍慰孤棲無何姑復病卒既擗其荼又集於藜天只人只
將之死而奚辭叔兮伯兮與久居而不可我辰安在實命不膺
徒以線抱猶虛望周莫卜聊析旁風之產其分下澀之田或者
一木之能支庶幾九原之可慰於是淒淒紙帳燄燄糠燈燼謝
燕于寒晨筵捐揮于暑夕貧家力賤巧婦炊難鍊指生皴裂心
貯苦天邊別鶴如答平機聲箔上春蠶亦肖其愁狀每至明星
有爛荒雞既鳴首飛蓬其未眠目鰥魚而常陸身之瘁也志之
悲也而乃七胸八治遍歷愁辛五角六張偏多外午鳥鳥之傷
心曷極鴛原之急難安期彈孝水而將枯呼首山而冀諾加以
覬生竊藏慘肆摸金登巴婦之臺其丹穴傾柳家之篋化去
銀杯徒勞營地之心莫罄呼天之恨然猶以珠能再返蚌可重
招冀尾段之償吾亦眉頭之伸我無如勞商更唱靈宅先虧年

不鎮心龍真出骨屋牽蘿而莫補袖倚竹而徒寒斯則桐只半
生藥無獨活也已嗟嗟剝蝕太深雖金石而亦敝凌兢無已卽
松栢而終凋况此十餘年來雪虐風饕手經指挂思所以安亡
靈謀幽墳者一室於盜再耗於病迨餘生於短日盪危魄於孤
雲熒熒一身茫茫此絛有不口如銜鬪腸苦滄湯者乎迨至疾
已不支形幾欲蛻賣珠之婢旣遺築楹之書可焚猶思書座爲
營葬計復以衆尼之不果蕉心抽盡而生意難回鵠血啼殘而
春風已去由是水漿盡却飴雪無吞黃絹題詩朱絲畢命凡絕
粒八日不死遂自經而絕年四十三歲嗚呼尸寒陰氏徒留粉
壁之書骨委王家誰檢皮金之字哀哉古有矢靡他之節振獨
秀之風或化石而稱貞或靡拜而示烈要皆明襄陰教冥踐義
途若夫輪渺三周劍酬一諾茱萸之歌無及菴施之草永傷旣

已竒操特標寒蕤僅擢乃必使伶仃采芻宛轉緘愁促其九死
之餘直至重泉之下天乎何酷痛矣難言嗣子鳴珂女歿後所
立叔子也捧土之懷未忘於幽魄入祠之願有踐乎賢雄他日
嫩著史書榮邀綽楔馨香勿替似續常延不其僂而藉免若敖
之鬼必有興者且看趙氏之孤

詠

原任漳州太守徐公竹村詠

某年某月某日原任漳州府知府徐府君卒於貴州銅仁縣故
里嗚呼哀哉維乾產嘏維坤毓珍道淳凝化德粹納眞祈融世
詰以福顛民寥廓翺翔大命倏謝棠幹凋晨珠璣隕夜芒芬潛
形希夷委化嗚呼哀哉虞淵易迫白雲莫追含辛曷厝懷悲蓄
思洪跡無已表之素旂其辭曰

銅厓之秀月鏡之靈谷頽騰藻巖華散馨七世壻僚俊又實生
如玉剖璞如珠發瑩望茂能言結髮勵操至心爲內孝乎惟孝
茂德棲音朗思沉照牙琴啟彈由瑟易調目見登心神研悅貌
懷今孰希餐古獨笑樵蘇不覺枕蓆彌勤飢能煮字貧乃市文
鑽燈散裘剔蠹搜芸思樂泮水言采其芹呦呦鹿野亦食其苹
從我白屋登於青雲雷震百里權輿厥勲岷山盤盤劍嶺峩峩
蠶叢閣道螺女江波飛鳥仰接吟猿俯多黎風莫洗蠻語承訛
文翁下車詩書化俗後舞前歌左餐右粥庭有懸魚戶無佩犢
鳧以歲遷鵠不日浴湛然懷清凜乎慎獨誠斯感物才以匡時
惠聲雨及薦牘風馳以牧以守棠陰不移一錢或選千樹無資
法謝茹荼網解凝脂名無赫赫去乃見思潔已澤民以康二老
廉泉自甘仁粟斯飽養勤純志慕展孩抱逮平作孝風吹欲倒

生事死葬罔極維吳終制而起爰蒞臨川橫秋坐月玉茗吹烟
靈谷之山豫章產焉翹材登質蕊芳沐鮮儒紳雀躍維太守賢
闔嶠鴟張赤嵌蜂起塵躡候蹄渡號平蒼兕轉粟百萬挽芻干
里衆沸若麻一定如冰往昔金川具資經理今者之役合轍同
軌勞閔辛王呼無虞癸事釐而思厥功蓋偉維
帝念才乃荷

殊旨移任漳江寶維器使雲路方長慈航頗艤如陣聞金詔然
而止衡身偃息仰賴

生成攝心儒術返策書城石黑驅歲湘紉送齡花資夏色葉翫
冬榮烏蟾代謝檉棟以傾委華孤世背景蔽靈嗚呼哀哉河導
源長椿培本厚德積於身慶鍾厥後卞氏六龍翔翔雲敷循風
振鱗仰流驥首航航長君學粹道醇魚先跋浪鳳自鳴春木天

簪筆烏府紅紳念昔過庭稟訓諄諄以我同譜子姝誼均得聞
緒論兼覲光塵龍門不遠芳徽竟淪嗚呼哀哉遠嶺嗟峨荒波
瀕洞雁字縈悲魚書纏痛執紼無從摧絃致慟敢薦生芻望停
雲轡

馮師母陸恭人誄

夫四星炳符在天垂須女之紀六德觀義以南肄夫人之詩要
惟魏芳矩於佩彤體崇規於篆素故能踵跡前載延光後來維
我師母陸恭人者孟亭夫子之淑儷也徽徽載凝柔嘉允蹈禮
不愆於內則家自守其荒莊薄華銓之飾容結琦璜而表度善
心爲窈應流苕之風靜女其姝稱歸美之美相我夫子宜其家
人嚶嚶不形吉乃占乎中饋媿媿自好歡靡失於戚姑門庭常
覺其春多婢媪亦分其冬愛然而藁砧念遠須捷棧貧空倉之

雀方飢束修之羊不至釵恒摘髻費且傾奩詩有盤中言無個
外陳其俎豆修季蘭尸祭之儀慈以旨甘謹儒門事親之禮所
謂虔恭內政榮曜中闕者非歟及我夫子入承明歷清要琴瑟
在御井白彌勤料理米鹽營操量鼓備收薑蒜不挂屏風被浣
濯於翟裼之餘甘麤糲於膏粱之日華粹一致欣鬱兩恬是以
白首相莊青山可買仍製隱居之服彌高林下之風挽少君之
鹿車不忘前事陳大家之女誠脩述先賢雖復桂樹齊芳鳳毛
薈美或建屏藩於江國或標聲望于木天而繼紹焉抑抑焉曾
不知其身之榮也闔德斯崇福應宜厚奄收世跡遽散慈雲於
嘉慶元年某月日卒於里第春秋七十有九嗚呼哀哉金護裴
華寶婺沉耀朝飛之雉和莊岳而增悽夜泣之烏漬萊衣而成
血鈔麒麟門卅載有愧崇宣京國頻年兼交祇轍得究塞淵之

化具聆聖善之徽敢托素旂作爲斯誅其辭曰

惟芝之英惟玉之榮懿此淑質含章以貞生自名門來歸鼎族
祥女宜家王母迓福事我夫子貽其德音紡車夜戛繭紙朝吟
煥講謀酒貫書典簪于秋對面雙袂共心從官長安是尸中壺
二白佐餐二紅治飯論主儉先道憂退晚陌上花開山中雲返
昨歲夫子鳴鹿重歌榜經周甲記羨登科懽迎歸櫂聽話大羅
早年禁苑中歲烟波君子偕老其樂如何胡天不弔頓失貞
柯嗚呼哀哉上壽將臻化台已染雪翅飄鸞仙音替燭照靈燈
嶂蕭蕭松谷柱誌穿中衣迷臯復珩珮莫聞瑤儀空穆情惻淵
塗淚枯竹木嗚呼哀哉

祭文

祭黃東舉先生文

嗚呼爛繁星以昭夜兮揭明月之孤光受金法於風后兮躬執
矩而爲方神默凝其梗梗兮義鏘聲以瑣瑣朝駢余之鳴鳳兮
夕將騁乎神羊噉沆瀣而折若木兮盪浮雲而上翔闕元宿於
辰尾兮焱回回其孔揚惟夫子之韞靈兮齊崧高之駿極降鵝
冠以瞰詞兮日謫自陳芳之國沐日浴月以生百寶兮華裾襲
而翠織雲兜奮其怒靈兮洩萬古於胸臆引謨觴而斟酌兮雜
二酉以娛其矜弋凶純終其領聞兮外神灑而無飾循軌度之
汪汪兮亮蘇世以爲德方河經之跋浪兮條尺木之階升屢柯
亭剡井而揚馨兮宛躡蓬島而上登鍊寒清以爲質兮洛乎塔
實於條冰照春坊之寶字兮碣蓮鐔之稜稜試畿輔而秦績兮
固陶誕突盜之不懲宗二星其彪列兮爰俾子衛爲之丞遽升
華於烏府兮知非堯其莫勝絲以漚而愈潔兮鏡乃磨而益澄

終保全而無植兮賴

聖主之曲矜兮詎要而撓脰兮惟心暑其兢兢念雅聲之遠姚
兮嗟時俗之瓌訥工蒲葦之柔從兮不能利歧以自潔故君子
之用刑兮恒繩墨之先設準六經爲淳制兮庶齊度于先哲奏
心始華始之和音兮非蠅咬之取悅也涓泉萎而選休成兮嘉
蘭菘之可折也信閉門而造車兮行千里而一轍也派漸江兮
湯湯望吳山兮將蔭再三留兮使節往復照兮文昌始董衆而
緦燮兮羣傾葉而晞陽及慶雲之將返于霄漢兮又因風而回
翔紛鸞鳳之萬舉兮翅翩翩其相望豈禹行而舜步兮徒修襟
而外章府然若渠區隳枯之於已兮廻宗原應變之各得其方
愧季材之玷乎大匠兮妙朱儒之爲柱肯緇帷以春及兮復申
之以化雨身非顏而受鑄兮敢以卓而鳴苦瞻梁木其帶電兮

將子鼓而于舞胡殷奠之在楹分謂廣黎待而爲主令恒幹之
永藏兮貞大壽於終古耿卅誠其不沫兮結還雲之縷縷感絲
竹干平生兮靈放惠其在戶託旨酒以布蘭生兮幸鑒誠於芳
杜嗚呼尚饗

公祭座主稽相國文

嗚呼表世系於宰輔首皋益之選虞究韋蕭之甲族比歐宋之
前模奇雲鬱於泰岱靈瀆導乎崑墟高掌遠蹠開德宜符齋流
潤於帝鴻之視而展采於皇羲之圖胡豐霄之盛蔭乘箕風其
已徂維我夫子秩秩大猷番番黃髮德喻耳鳴功不口伐以表
圭璋以澄冕笏其宣諸政也九蘭萬物若甘霖之降乎天其炳
諸謨也焜耀八區若朝陽之麗乎闕蓋台垣之象斯章亦柱石
之勳惟屹也洪河浩浩入自流沙勢危竹箭信警桃花踵先臣

之藟苑奪赤子於龍蛇鬣巨浸以導牧廝支渠而降窪趨江討
近就海規遐神通冥漠怪斂鬚牙大之滙千條以歸湊小之引
一髮以盤挈昔者鯀室今也邾家昔者塗潦今也蔡麻凡所謂
放淤刷淺滾水盤車莫不可補河渠之志又何必誇博望之槎
入贊綸扉日忠曰敬味洽鯉梅音請笙磬官久愈貧事紛益定
藉前代之舊闢廣詞林之新聽羣傾耳於下風恍金春而玉應
回念染楊柳之衣夢芙蓉之鏡科名經甲子之週人瑞極午橋
之盛固已殷僅靈光賾惟顯慶憶舊雨而凄然渺流雲之無賡
然而晏開千叟則諸老樂爲比肩筵啟瓊林則後進引爲同年
壺長日月班頌神仙冰襟塵外雪鬢花前禮有殊於百職
恩獨並乎九乾登軟輿於春苑會興藻於薰絃凡羣工所不敢
希其一遇者而夫子乃食甘吮滋望望然履被其榮焉亮壽木

之延年卜霜韃之耀久溯力墨於軒庭數雄陶於虞友謂可左
彭右徐輝前光後何以芒掩樞鈴魄寒珠斗悲雨灑空哀風鳴
屬桑八百而歸無贖三千而奏有

皇上位終禮厚眷舊情加降帝子以奠醴賻金錢而郵家襚
衣表愷貞石鐫華方將巡澤而重甘棠之芻豢止臨池而愴綠
沉之瓜某等口侍龍言親經孔鑄冬愛常留春風已去悼殷奠
之坐楹感虞殞之卽路既皆哭而失聲永瞻梁其有慕往日傳
衣何年神榻庶幾治玉屐而主者重逢或幸證廣桑而尺書相
付

為同年公祭胡恕堂先生文

嗚呼夕照馳而梁陰缺春風歇而棠蔭遷亮立德之不朽胡粥
壽之真延飛鵬之微預憂于庚日白雞之兆乃應于酉年紫越

卷之二 祭文 二

酒而屑涕囊牙琴而輟絃悼星精之實地速雲馭而徂天當其
下董子帷坐崔生室飽于蹠而未已荅十問而無失讀已等身
吟或擁膝穿壁引照結匡鼎之隣解經不窮據載憑之席及夫
咀微含宮陶精鍊質金石畢宣雲霞橫溢又足詫君苗使焚硯
駭王珣爲閣筆也孝廉船欵首藉盤供問字之酒常繼束脩之
羊亦豐廚瓠葉而習禮舞鸞翻而爲容光風扇人勝木舌之相
警洪爐鑄物知金心之在中守齋齋而得味狎書堆而豈窮既
而百里牽絲一行作吏固春樹之新紅拭秋桐之落翠裁濶狹
而無害設園方而並肆庭化一臬戶足五牴嶺建康如醇酒豔
得人和王汝南問大魚要山德致亦何異鄉號更生碑梅墮淚
有仁人聲得賢者意凡居官者幾及二年載計陰行者何止三
千功崇蘭發乎階砌支杏倚乎房櫳君家養炬今日士龍斫蓬

池之膾騰御史之聽九苞耀其鳳羽

三霄降其靈封而先生雅賦遂初遺高引退邱壑場平素心功名付之兒輩筵橫夕琴門聽千確水落堂陰峯圍屋背呼擊梳之小奚課引泉之阿對十畝翻桑一畦種菜竹移醉後之青松表古時之黛將魚鳥之與偕尚詩書之不廢至于睦族屬崇房祀匡困而資無球生而檀死取未償之券媮若飛蓬間可拜之言從如流水雖復積資易贖應物亦劬而律身則霜儉効義則風趨鄭太五百頃田食恒不足全棕數千斛米散輒無餘此又宜廡有上仁之頌人多佛子之呼者也白太傅仙龕已成辛彥之新宮有待證位于極瑤之天游魂於紫泥之海將湛寂其神明乃蹈潛其精采小敷山下之路清唱都遙少微天上之星餘芒安在其本等典型是仰德教恭承無李邕之識面有元規之挹

鷹徐州先賢合之止足之傳江都舊相眷言下馬之陵椒蘭用
薦馨香告升白雲宛在素旄式憑嗚呼尚饗

有正味齋駢體文卷二十四